



著 潘 東 蔡 越 古

義 演 后 太 西

冊 四 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790B

繪圖 西太后演義卷四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權議款 寓西安下詔回鑾

却說各國聯軍。因中國不允所請。仍遣兵西進。陷了保定。直攻宣化。宣化知府惶急萬分。虧得總兵何永鰲。保薦了一個塞上福星。朔方生佛。纔得和平就緒。這人非別。乃是道員沈敦和。敦和前在江南。辦理洋務。信孚中外。是時適在北方。卽由何總兵稟請察哈爾都統。星夜檄調。逮敦和至。單騎馳敵軍。請將城池保全。勿縱兵隊擾害。往返商酌。洋兵素慕沈名。當卽允議退兵。嗣敦和奉旨。總辦察哈爾張家口洋務局。招練警察。保護商旅。人民大悅。因此推爲塞上福星。朔方生佛。老佛不聯軍擬轉攻他處。適又接到行在電諭。重懲罪魁。載漪革職。與載勛溥靜載澂。同交宗人府圈禁。載濂革爵。載瀾英年降調。趙舒翹革職。留任毓賢充邊。董福祥亦革職。回甘肅原籍。聯軍統帥瓦德西。以縱容拳匪諸臣。無一正法。仍然未允。慶李兩全權大臣。只得申奏行在。再請重懲首禍。一面運動了一位豔幟。高張的尤物。令他暗中設法。轉圜和議。看官。你道這尤物是誰。

乃是前出使大臣洪鈞的篋室前名傅彩雲後號養金花聞名久矣他原籍本隸姑蘇依着姊氏懸牌滬瀆生小已是傾城及笄居然冠世水上桃花爲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翰林院修撰洪鈞丁憂回鄉道出申江作平康游一覩芳容愛同拱璧遂出重金購爲篋室後來携至都下適奉朝旨超擢侍郎出使英國一對比翼鴛鴦竟爾雙航歐海到英後居然充做公使夫人一般的覲見英皇英皇維多利亞是全球中著名女傑瞧着他風流細膩也驚爲極艷稱他爲東方美人時令他出入英宮視同膩友曾並坐攝影作爲紀念歐洲各國得此照片嘗什襲珍藏誰知歸國以後不二年洪侍郎病亡賽金花不亞夏

姬洪殿撰偏遜巫臣

彩雲寂寡懽竟與他俊僕相姦儼爲夫婦忽而升天忽而入地既而私蓄用盡所歡

亦歿沒奈何仍回滬上再操賣笑生涯改名賽金花蘇人把他攆逐又返津門再改名曹夢蘭會聯軍到來他不及避難正在驚惶的時候誰料德帥瓦德西竟折柬相招霎時間落溷名花又做了西帥寵眷既入京德兵憤駐使被戕將虐待京中官民復饑洩恨禮部尙書懷塔布侍郎李昭煒御史陳璧等或被遣拉車或被迫運屍或被召擔糞負石稍一違慢立施鞭撻因此達官貴人多半擺酒接風請出自己的妻妾侍宴承歡

只恐那碧眼驕兒動氣惹惱可奈西兵素性于淫掠一層到還少見只戲弄華人恰無所不至幸賽金花起了一片婆心婉勸瓦帥代爲請命有時懷中嬌語有時枕畔私談任你威震全球權傾八國的大元帥到此也俯首聽從嚴申軍禁保護京民都中人士統懸着順民旗盛稱瓦帥威德那裏曉得他都是受教美人呢西太后對之應有愧色瓦德西命把儀鑾殿做了聯軍統帥府所有內房卽做了統帥藏嬌室日間管着無數軍士驅叱熊羆夜間擁着半老嬌娘顛倒鸞鳳到也非常忙碌李伯相聞這消息遂與慶王奕劻商議通內線與賽金花教他暗裏調停賽金花頗具愛國心腸嘗乘間慫恿瓦帥瓦帥雖握着全權究竟事關重大須要七國統同應允方好修和他一面咨照慶李兩大臣准卽停戰一面與七國政府及駐京公使商酌格外轉圜兩宮回鑾這一件不妨少緩只嚴懲罪魁一條總要很很的辦一下子纔有議和可言於是慶李兩大臣申奏西太后也顧不得什麼只得再行加重諭將載漪載瀾均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載勛賜自盡毓賢正法英年趙舒翹斬監候剛毅追奪原官徐桐李秉衡撤消卹典並一概革職當由慶李轉致瓦德西瓦德西又集衆會議大衆尙嫌從輕李鴻章允再申請惟先請示

和議大綱。瓦德西照允過了數日。方將和議約藁錄出。內列十數款。由慶李兩大臣逐條研究。條條是不便遵行。無如彼直我曲。彼弱我強。彼衆我寡。勢難堅持。到底只得把最關利害的約文駁了回去。看官試想。此時的紫髯公那裏還同你講理。自然大言無忌。定要照原約施行。慶王資望本沒有甚麼。明知言不足重。竟把這副重擔子推交與李伯爺。諸滿員謂漢人不足特何故李伯爺事到萬難仍要漢人辦理諉無可諉。沒奈何提起精神。與外人子細交涉。談論了好幾月。聽過若干諷刺看過若干臉面。纔磋商定議。和大綱十二章節錄如後。

- 一、德國公使被戕。由中國派親王專使謝罪。並於被害處樹立紀念碑。
- 二、肇禍諸人。由各公使指出。嚴懲無貸。其戕虐各國人民之各城鎮。停止文武考試五年。

- 三、日本書記被戕。中國須用優榮之典。致謝日本政府。
- 四、各國人民墳墓。有被汙瀆發掘之處。由中國建立碣碑。
- 五、軍火及專爲製造軍火材料。公禁入口二年。

六、中國允賠償各國公私損失。計四百五十兆銀兩。分三十九年償清。年息四釐。如期當本息兩清。

七、劃使館附近地界。駐兵保衛。界內不許華人雜居。

八、大沽砲臺削平。

九、由京師至海道。擇要屯駐西兵。

十、華民此後如有肇亂情事。立罪該地方長官。不得借端開脫。并張貼永禁軍民

鑼外之諭。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條約。

十二、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權。

大綱已定。即由兩全權大臣飛奏行在。西太后不能不允。且見條約中沒有關係自己。明文心中也放寬一半。遂下旨。照允。可見前次要求歸政。的照會明是捏造。并命兩全權磋商詳細節目。慶李接旨後。即簽覆瓦德西。約期撤兵。瓦德西也是樂從。誰知儀鑾殿犯了穢禁。觸怒九廟神靈。居然請祝融氏稅駕於夜半。逞着火威。嘩嘩剝剝的爆裂起來。那時這位瓦

大帥方在溫柔鄉中尋那高唐好夢。驀然驚醒。已是濃烟滿室。無戶可鑽。舉目四瞧。只有一綫窗隙。尙是透光。他急不暇擇。忙劈開窗門。轉身挾住那嬌嬌滴滴的美人兒。一躍出窗。纔得免禍。幾乎殺身險哉也只一座儀鑾寶殿。已被祝融一炬付作劫灰。西太后聞這灾耗。越加嘆息。且因外人索辦罪魁。指名載漪、載瀾、載勛、毓賢、英年、趙舒翹、啓秀、徐承煜等人。定要一一正法。沒奈何再降諭旨。載漪、載瀾、斬監候。加恩貸死。永戍新疆。不復釋回。載勛已賜自盡。趙舒翹、英年亦均賜死。毓賢、正法。獨啓秀、徐承煜。於聯軍入京時。已被日本軍拘住。囚禁順天府署。西太后命兩全權大臣。索還二人。自正典刑。復昭雪。徐用儀、許景澄、袁昶、立山、聯元、冤誣。開復原官。並命將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七月二十日以前。諭旨彙呈。將矯擅妄傳各旨。提出銷除。然後用光緒帝名義。上一悔過維新的詔旨道。

本年夏間。拳匪搆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擾。迭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既有悔馱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能不爲爾天下臣民明諭之。此次拳教之禍。不知者。咸疑國家縱庇。

匪徒。激成大變。殊不知五六月間。屢詔勸拳保教。而亂民悍族。迫人於無可如何。既苦禁諭之俱窮。復憤存亡之莫保。那個教你弄到如此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變。朕與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謝九廟之靈。乃當哀痛昏瞶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勉強扶掖而出。於槍林礮雨中。倉皇西狩。是慈躬驚險。宗社阽危。闌闐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及此始知爲拳匪所致耶朝廷其尙庇護耶。庇護久矣夫拳匪之亂。與信拳匪者之作亂。均非無因而起。各國在中國傳教。由來已久。民教爭訟。地方官時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傷教。民教之怨。愈積愈深。拳匪乘機。寔成大釁。由平日辦理不善。以致一朝猝發。不可遏抑。是則地方官之咎也。涿涿拳匪。既焚堂毀路。急派直隸練軍彈壓。乃練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恃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拳。拳勢由此大熾。拳黨亦愈聚愈多。此則將領之咎也。該匪妖言邪說。煽誘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謬無知。平時嫉外洋之強。而不知自量。惑於妖妄。詫爲神奇。於是各邸習拳矣。各街市習拳矣。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三數人倡之於上。千萬人和之於下。朕與皇太后方力持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之議。特命

剛毅前往諭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數萬亂民。膽敢紅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非太后主使。安敢如此。我皇太后垂簾訓政。將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誨。夙昔睦鄰保教。

何等懷柔。而況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既知如此。何必當初。

當此之時。首禍諸人。叫囂隳突。匪黨紛擾。患在肘腋。朕奉慈聖。既有法不及衆之憂。

寢成尾大不掉之勢。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則首禍王大臣之罪也。都是他。不好然當使

館被圍之際。屢次諭令總理衙門大臣。前往禁止攻擊。並至各館會晤慰問。乃因槍

礮互施。竟至無人敢往。紛紜擾攘。莫可究詰。設使火轟水灌。豈能一律保全。所以不

致竟成巨禍者。實由朝廷極力維持。是以酒果冰瓜。聯翩致送。無非朕躬仰體慈懷。

惟我與國。應識此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蒙之

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惟各國既定和局。自不致強人所難。着奕劻李鴻章於訂

立約章時。婉商力辯。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爲重。當視我力之所能及。以期

其議之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也。當京師擾亂之時。曾諭令各疆臣

固守封圻。不令同時開釁。東南所以明訂約章。極力保護者。悉由遵奉諭旨。不欲失

和之意。故列邦商務得以保全。而東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數語恐爲東南疆臣所竊笑。惟各省平時無不以自強爲辭。究之臨時張皇。一無可恃。又不悉朝廷事處兩難。但執一偏之辭。責難君父。試思乘輿出走。風鶴驚心。昌平宣化間。朕侍皇太后素衣將飯。豆粥難求。困苦飢寒。不如氓庶。不知爲人臣者。亦嘗念及憂辱之義否。總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爲此言。並非追既往之愆尤。實欲儆將來之玩泄。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覺端。必申一番誥誡。臥薪嘗膽。徒托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卽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夫無事且難支持。今又遭此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屯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欸。仍當深卹民艱。保薦人才。不當專取才華。而當內觀心術。其大要無過去私心。破積習兩言。大臣不存私心。則用人必公。破除積習。則辦事着實。惟公與實。乃理財治兵之根本。亦天心國脈之轉機。(中略)朕與皇太后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這諭從西安頒發。莊王載勛。刑部尙書趙舒翹。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也都在西安自

盡毓賢已遣戍新疆。行抵甘肅。方接到正法的上諭。由按察使何福瑩監視行刑。啓秀徐承煜。由慶李兩全權索還。同殺於北京菜市口。啓秀臨刑時。尙問是誰人命。命監斬官謂奉西安諭旨。啓秀道。這是太后旨意。不是洋人意思。我雖死無怨了。只知有太后死不足以蔽辜。西太后默察時勢。料知此後行政。不便拘泥舊制。於是再下諭變法。命京師設立督辦政務處。派奕劻李鴻章榮祿崑崗王文韶鹿傳霖。爲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遙爲參預。京內外一班官吏。又復鼓唇弄舌。搖筆成文。談幾條變法。章程草幾篇。變法奏牘。這是中國人慣技西太后也施行幾種。先命銷燬各部署案卷。裁汰書吏。又飭各省清釐例行文籍。裁革胥吏差役。並令復開經濟特科。暨整頓翰林院。課編檢以上各官政治之學。再寄諭出使大臣。訪察游學生。咨送回華。聽候考試錄用。總算新政發矚了。一面履行和議條約。授醇親王載灃爲頭等專使。往德國謝罪。侍郎那桐爲專使大臣。赴日本謝罪。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外務部。班出六部上。卽令慶王奕劻爲總理。王文韶爲會辦大臣。瞿鴻禨爲尙書。並授爲會辦大臣。各國聯軍。見中國已如約施行。遂將條約十二款。附件十九則。一一簽字。慶李兩全權也隨同畫押。瓦德西卽啓程回國。

因西例不能無端納妾。只得把賽金花仍行撇下。怏怏而返。賽金花失了庇護。仍去做那老賣。後來虐婢致死。被刑官批解回籍。這也不在話下。一場春夢且說西太后駐蹕西安。借了陝甘總督的行轅。作爲行在。一切布置。略如北京儀式。飲食衣服。都由岑撫供奉。可奈諸事草創。室居湫隘。行宮正殿老舊不用。旁殿召見人員。左首有一屋。爲西太后起居所在。皇帝皇后同居一小房。與太后臥室相通。西偏另有小房三間。居住大阿哥溥儀。李總管蓮英住著。太后所居的東偏。只有一間。西太后住了幾月。常是悶悶不樂。想起頤和園情景。越加淒惻。那邊是亭臺殿閣。非常軒爽。這邊是荒涼逼窄。備極蕭條。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而且度支。很是拮据。岑撫又主張從儉。不使濫費。西太后每日膳費二百金。較之在京時。不過十分之一。西太后嘗語岑撫道。現在我們儉省多了。岑撫對道。聖母以儉德治天下。國用不難漸裕呢。西太后不去駁他。只能得過且過。惟各省進貢物品及金銀。西太后無不貯藏。又因南方所貢多係燕窩魚翅等物。大加嘆賞。每日必選擇數種。作爲肴饌。雞鴨魚肉等。又復減味。會回憶豆粥獨光緒帝所食菜蔬。與路上也差不多。太后下諭。每飯只准六肴。不得過多。自己喜食牛乳。於行在附近參

牛六隻。每月喂養費需二百金。陝西傳爲異事。西太后尙不如意。嗣岑撫窺破慈意。奏請移居撫署。其實兩處房屋大略相似。西太后遷了過去。懊悵依然。何從得和園萬壽期屆。岑撫欲舉行慶典。貝勒溥侗反對。略言國勢危急至此。宗廟陵寢皆入洋兵手中。老佛何心更做萬壽。滿宗室中西太后聞了此語。亦命停止祝典。幸山陝頗有名伶。有時令他演劇。聊遣愁懷。一日西太后正在聽戲。忽聞座上有拍案聲。怒罵聲。不禁驚訝起來。急起視之。乃一肥胖少年。狀類僧荒。戴一金邊氈帽。內穿皮衣。外罩紅色軍服。如護標的。棒師相似。對着臺上戲子大聲呵叱。說他鼓板參差。腔調浮滑。似有不共戴天的。儘憤仔細一瞧。並非別人。乃是大阿哥溥儀。忙語李蓮英道。你去叫他過來。這個蠢兒。越發不像了。蓮英宣召溥儀。至西太后前。由西太后訓斥一番。令他侍着。不得再離。戲畢。西太后入內。令李蓮英鞭責溥儀。甚至百下。溥儀哭個不住。反說出那不尷不尬的話。語來。是何詞耶請氣得西太后胸懷噎塞。李總管亦眉目奮張。隨下令停閉戲園。又將酒館茶肆。亦封禁數家。免得大阿哥出去游蕩。轉瞬間已是光緒二十七年。和議告成。慶李兩全權。及各省疆吏。陸續請兩宮回鑾。西太后乃下諭。擇於七月十九日。由河南

直隸一帶回京。嗣因天氣尙熱，不便登途。又展期一月。改爲八月二十四日。啓蹕告歸。惟西太后寓居陝西，已將一年。自思沒甚恩意。逮及陝民，似乎心中未快。可巧西安苦旱。西太后遂齋戒三日。特派大臣上太白山禱雨。恭代行禮。彼蒼者天，竟默鑒西太后誠心降了一日甘霖。天道果屬有知也。是惠及陝民，非西太后所能倖致。隨扈諸大臣，又是磨颺盛德，代作一篇御製申謝文。泐石山巔，把西太后徽號十六字全鐫碑首。後人有詩咏道：

太白參天靈氣鍾，雲碑麗藻豎層峰。差同玉簡投龍璧，不似金輪詠石淙。

欲知兩宮回鑾情形，容待下回再表。

西太后以一時之私憤，不惜舉社稷生靈付諸一擲。至於北京殘破，城下乞盟和約十二款，不必一一推究。卽以賠款而論，計銀四百五十餘兆。加以三十九年之利息，不下千兆。試問此鉅款爲誰人所負擔？殃民誤國，竭我脂膏，尙欲以一紙虛文掩人耳目乎？清之亡，亡於西太后。卽中國之弱，亦弱於西太后。端剛諸人雖曰首禍，徵西太后之有心縱使，亦決不致此。至寓居西安，每日膳費二百金。猶云太儉。每月參牛費亦二百金。尙嫌不足。長安禱雨，適得甘霖，乃卽鋪張揚厲，製文勒石，冠十六字徽。

號於碑首。謬以爲至誠格天。吾謂荒妄至此。有益足令人齒冷者。葉赫葉赫。那拉那拉。千載而下。猶有遺憾存焉。

第三十二回 儲君被廢安輦入京 新政重行臨朝布敕

却說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兩宮自西安啓程。千乘萬騎。同時東行。沿途所備的行宮。及其他供應一切。統是力求完美。較諸上年出走時光。幾不啻天淵之隔了。前行爲兵隊及侍衛。後行爲扈駕大臣及宮監等。中爲西太后光緒帝那拉皇后瑾妃數人。西太后壽近古稀。望去不過如四十許人。衣裳華麗。珠錦輝煌。皇后瑾妃也裝束如天仙一般。粉白黛綠。長袖輕裾。頭上所戴的珠寶。統是光耀奪目。秀美絕倫。獨光緒帝面帶愁容。冠服亦都晦暗。用道旁觀者如堵。西太后有說有笑。毫不拘束。皇后以下。統是面帶懽容。所難堪者獨一光緒帝耳一路行來。已入河南。豫撫松壽早派員在邊境迎接。西太后慰勞有加。就是沿途一帶的地方官。敬謹迎送。也均蒙太后嘉獎。獨李蓮英以下。諸奄寺乘機勒索。藉勢呼叱。總叫饜他所欲。方無意外糾纏。地方官敢怒不敢言。沒奈何。把官囊私蓄盡行供奉。國家大患莫若奄人。既到開封。由豫撫松壽迎入。請過聖安。

并奏報全權大臣李鴻章出缺。西太后訝道：數日前尙有奏陳，誰知竟爾謝世。松壽道：京電於今日始到，料知慈駕必來，所以入城面奏。西太后流淚道：這次和議也虧他竭力幹旋，目前大端雖定，細事未了，天何不假他一二年，令他辦理就緒呢？這却是平當下命隨扈大臣擬定諭旨，贈李鴻章爲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子經述襲封尋復，予諡文忠。除各省曾經建功地方，許立專祠外，並立專祠於京師。漢員邀此重典，也算是不多得了。了李生是時王文韶已早返京，京中資格算他最老，便令他署理全權大臣。又因李鴻章生前曾保薦袁世凱材可大用，命署理直隸總督。西太后卽欲入京，獨李蓮英從旁勸阻，請老佛爺暫住數天。過了萬壽祝期，方可啓行看官，你道這李蓮英是何用心？他從前也庇護拳匪，與端剛等同爲罪魁，恐怕入京以後，又爲洋人屢日指名索辦，那時不能狡脫，自取災殃，於是勸止慈駕，靜探京中消息，再定行止。小人真可畏哉西太后就此暫憩，一日復一日，竟過了半月餘。萬壽期至，便在開封府受慶祝禮。筵宴數天，慶王奕劻派員代祝，并以密函致李蓮英，叫他卽日奉兩宮回京，保他無事。蓮英心纔放寬，且思幹些回天事業，令洋人永遠勿疑。京使去後，他卽密奏太后道：老佛爺

此。次。回。京。對。待。洋。人。用。着。何。術。西。太。后。道。我。前。與。榮。祿。說。過。用。五。餌。三。表。的。法。兒。款。待。外。人。教。他。意。思。轉。過。來。便。可。無。慮。蓮。英。道。慈。衷。自。有。良。策。但。奴。才。恰。有。杞。憂。西。太。后。問。爲。何。事。蓮。英。道。祖。庇。拳。匪。的。首。禍。莫。如。端。王。載。漪。他。已。貶。爲。庶。人。永。錮。新。疆。他。的。兒。子。尙。爲。大。阿。哥。能。免。外。人。後。言。麼。說。得。動。聽。西。太。后。不。覺。皺。眉。道。我。爲。此。事。已。躊。躇。幾。次。了。蓮。英。復。道。大。阿。哥。現。爲。將。來。皇。帝。他。的。老。子。勢。不。能。長。留。戍。所。欲。釋。回。無。以。對。外。不。釋。回。又。無。以。對。內。還。請。老。佛。爺。三。思。一。層。緊。西。太。后。道。我。何。惜。一。童。騃。只。前。已。正。式。立。儲。不。便。將。他。輕。廢。哩。蓮。英。道。從。前。聖。祖。仁。皇。帝。爲。了。立。儲。大。事。改。易。至。再。後。來。並。沒。有。什。麼。遺。議。況。大。阿。哥。品。行。惡。劣。老。佛。爺。亦。應。有。所。聞。乘。此。廢。立。一。來。可。想。見。慈。明。二。來。可。敦。全。友。誼。真。可。謂。一。舉。兩。得。了。西。太。后。道。這。個。蠢。奴。却。是。沒。福。我。的。顏。面。都。被。他。丟。掉。不。少。前。與。宮。女。們。都。調。笑。起。來。虧。我。防。範。素。嚴。不。致。鬧。成。笑。話。據。你。說。很。是。有。理。看。來。只。好。廢。掉。他。罷。錮。光。緒。帝。廢。大。阿。哥。統。是。蓮。英。暗。中。作。祟。然。亦。由。西。太。后。不。明。之。故。越。日。卽。用。帝。名。降。諭。道。

朕奉皇太后懿旨。已革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前經降旨立爲大阿哥。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宣諭中外。慨自上年拳匪之變。肇釁列邦。以至廟社震驚。乘輿播遷。推究

變端。載漪實爲首禍。得罪列祖列宗。既經嚴譴。其子豈宜膺儲位之重。溥儀着撤去。大阿哥名號。並卽出宮。加恩賞給八分公銜俸。毋庸當差。至承嗣一節。關係甚重。應俟選擇元良。再降懿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大阿哥溥儀。覽到這諭。恰也沒有甚麼介意。仍然嬉笑跳躍。頑劣如常。虎父猶生犬子。犬父安得虎兒。惟前此正位青宮。宮監們無不趨奉。一經廢撤。宮中人統視同犬豚。相率奚落了。十一月初四日。西太后自開封啓鑾。過黃河時。天氣適逢清明。太后率帝致祭河神。焚香行禮。地方官預備龍舟。太后及妃嬪等。均乘舟渡河。由此北行。途次遇洋人來觀。一律優待。既抵順德府。已入直隸界。署督袁世凱親來迎駕。卽日登途。京城裏面。派恭親王溥偉等。出赴正定府禮迎。俟兩宮駕到。已預備特別火車。奉兩宮回京。是日爲二十四日。由西太后先行傳旨。擇於已牌開車。皇后妃嬪等。於七句鐘到車站。光緒帝於七句半鐘亦到。待西太后到時。光緒帝率領餘人跪接。西太后含笑點頭。概令起立。隨卽監查諸辦事員。及安排發貨等事。此時行李包裹堆積如山。所有文武各員。卽於車臺上。覲見西太后。奉旨小心安排。毋致貽誤。車站總管係比國人。名叫傑多第。亦由西太后召

見溫詞獎諭并言宮廷行李緊要須仔細照料爲佳傑多第退後西太后徐步上車帝后以下相率隨入西太后尙憑窗瞭望直至行李等件一一裝畢方命開車宗社可以輕擲行李務要顧全純是婦女性質汽笛一聲車隨輪動先貨車次僕役車又次爲鐵路辦事人車又次爲王公大臣車又次爲皇上特別車又次爲軍機大臣內務大臣車又次爲西太后特別車又次爲皇后妃嬪等特別車又次爲李總管蓮英車又次爲侍從太監車最後爲傑多第事務車共計二十一輛風馳電掣而去當時鐵路總理爲盛宣懷相傳辦理此車所費甚巨太后皇上皇后車中皆用黃緞圍繞又各有寶座睡榻軍機廳等各妃嬪車中統備有厚重簾幙蔽住外觀不過西太后已降懿旨凡有中外人民觀瞻不必阻止他因此沿路所經除遇着風日外一律開窗任人瀏覽后妃人等又皆貪看景色無不開窗憑眺所設簾幙只夜間應用而已欽天監賦閑已久至此費了無數心力揀了一個大吉日時請兩宮於二十八日到京西太后頗爲迷信通知傑多第務於吉日良時到永定門既到保定兩宮下車至保定府署中宿了一宵傑多第與西太后約須次日七點鐘開車方可不誤時期翌晨六旬鐘西太后等已到車站此時嚴霜沍凍朔風揚塵

兩旁兵隊統執炬導着輿夫陸續肩到車臺西太后降輿後態度很是安適並不覺有凜冽情形且檢點輜重井井有條仍照前例登車小事了了大未必佳至十一點鐘到豐台乃是蘆漢路線與京津路接軌的地方車務總管乃是英人傑多第至此交卸遂至西太后處告辭西太后慰勞備至並出雙龍寶星爲賜傑多第稱謝而去未幾開車閱數小時即至北京前門車站旁已設一極大蓬帳布置很是華美中有金漆寶座祭壇用品及各種貴重佳磁燦然陳列京中大員自慶王奕劻以下統鵠立守候另有一特別雅座款待西人排外之後繼以媚外遙聞汽管嗚嗚車聲轆轤二三十輛的列車飛行過來漸近站旁車中有一窗全啓露着西太后慈容各大員皆跪地恭迓惟西人兀立不動內務府大臣繼祿大呼西人脫帽西人尙傲然自若嗣見西太后向他微笑方纔脫帽鞠躬西太后亦起立車中略略舉手答禮車既停李蓮英首先下車至此不怕洋人了即往檢點行李既而光緒帝亦下跪迓西太后下車西太后下車後見各輿已預備停當便令光緒帝先行光緒帝起立匆匆上輿而去不許他出一言語總是初心不改慶王奕劻趨請聖安王文韶後隨西太后亦慰勞數語慶王請西太后登輿西太后道不忙左右回顧約數分鐘

總管李蓮英。呈上箱櫳清單。由西太后細視一遍。復遞與蓮英。這只管着一件。署理直督袁世凱。帶領鐵路洋總管入見。西太后又溫獎有加。洋總管退。西太后始上輿。輿旁有兩太監。隨行指點沿路景物。請西太后注視。忽有一洋人經過。太監大叫道。老佛爺快看。那個洋鬼子。西太后也不加訓責。只以目示意。過前門。直入內城。城旁有廟。供奉滿洲保護的神祇。西太后下輿入廟。親自拈香。有道士數人贊禮。不脫老婆子面目禮畢。復出廟登輿。遙見正陽門城樓上面。站着西人甚多。遂表示一種慈柔態度。對西人瞧了數眼。纔敢輿入紫禁城。徑回大內去了。皇后妃嬪。以及王公大臣。及隨扈兵隊。統行入城。不消細說。西太后既入宮。自瑜皇貴妃以下。都來請安。西太后道。難爲你們好意。我寓行在時。尚勞你們手製棉衣。飭役帶來。只洋兵入京時。你們曾否受着驚慌。瑜皇貴妃答道。叨太后福庇。宮中沒甚驚擾。外來各兵。頗守紀律。一人不入宮門。每日仍照例進膳。所以還安穩。至今西太后道。這是祖宗的呵護。你們且退。緩緩叙談。便了。瑜皇貴妃等遵諭而退。原來瑜皇貴妃。是穆宗的妃子。曾飭各嬪御製就寒衣。賞送行在。所以西太后略略道謝。西太后既飭退先朝嬪御。忙挈皇后入寧壽宮。瞻視所藏金寶。一些兒沒有失。

掉不覺大喜。過望尊爲太后。小憩片刻。用過茶點。復至儀鑾殿故址。閱視一周。但見頽垣敗壁。猶是依稀。可認中間成了一堆瓦礫場。又不免感嘆多時。回宮晚膳。是夕無話。先是西太后將到京師。已於途次傳旨。賞奕劻親王雙俸。榮祿王文韶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雙眼花翎。及宮銜有差。返京第二日。臨朝召見各大臣。復極力獎勵一番。又越日。追贈珍妃貴妃位號。并以隨扈不及。殉難宮中。宣布中外。一面宣入留京崔總監。令他收拾行裝。卽日出宮。崔總管叩首乞恩。西太后道。我去年臨行時。不過恨着珍妃說了一句氣話。叫他自尋死路。並不是真要他死。你竟將他推入井中。你心可謂太忍。姑念你承值有年。此外尙無大過。所以命你好好出宮。你不如趁早走出。免令我見你寒心呢。崔總監知難挽回。只得謝過了恩。卽於次日出宮。自去。此是西太后籠絡人。心不要認他悔過。十

二月初旬。光緒帝御乾清宮。接見各國公使。西太后亦列坐殿上。凡有問答。仍是由太后應酬。其後又接見公使夫人等。由公使領袖夫人帶領上殿。向西太后作祝辭。無非是懽迎兩宮回鑾。及重敦交際等語。文詞頗覺遜順。西太后答辭。亦極和藹。又和顏悅色。對着各公使夫人道。上年拳匪鬧事。宮中謠言很盛。我不能不走。但途中很惦念各

國公使及諸位公使夫人猶幸亂事漸平彼此無恙所願各國公使及諸位公使夫人仍如往昔友誼互敦和好我與皇上亦感惠得多了各公使夫人均答道願如尊意親見畢大衆告辭西太后於受覲時起立離座各與握手臨別時亦親送至殿門又勤懇懇的教他暇時來宮常可接談各公使夫人申謝出宮個個滿意都說西太后雅度謙冲得未曾有的想亦上他的當了自此次覲見後國際情形一如曩昔西太后乃日與政務處大臣商議新政並下一剴切的上諭道

世有萬變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絃伊古以來代有興革當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漸變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還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弊相仍因循粉飾以致釀成大變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懿訓以爲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僞辯

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巾。迄今海外逋逃。尙以貴爲富有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奸謀。爲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非變法也。恐爲維新黨藉口。故意剔清眉目。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籲懇皇太后訓政。乃得救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翦除叛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酌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睹。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興。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迹。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爲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爲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銷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卽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語。一能一技。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心非是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

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學。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興當併。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特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苟無其法。敝政何從而補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別人有百短。人有一長。以拘牽文義爲守經。以奉行故事爲合例。舉宜興宜革之事。皆潛廢於無形。羣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終。欲竟其功。實心更宜實力。是又宜改絃更張。以祛積弊。簡任賢能。上下交儆者也。朕與皇太后久蓄於中。物窮則變。轉弱爲強。全繫於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遇事偷安。憲典具在。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自是准滿漢通婚。命編纂中西律例。定學堂選舉鼓勵章程。派張百熙爲管學大臣。吳汝綸爲大學堂總教習。令王文韶充督辦路礦大臣。瞿鴻禨充會辦大臣。袁世凱充督辦商務大臣。張之洞暨伍廷芳充會辦大臣。各道上諭。聯翩而下。又命奕劻王文韶與駐京俄使雷薩爾商議。訂交收東三省條約。爲這一件事交涉。又惹起一大戰釁來。小

子有詩嘆道。

國威蕩盡已無餘。慎爾邦交尙患疏。怪底庸奴太不諒。謬伸螳斧欲當車。畢竟東三省交涉爲何而起。且看下回便知。

前半回詳叙回鑾情形。與上文出狩時大不相同。安卽忘危。樂不愆患。是欲其力懲前轍。一除宿弊。不待智者而已。知其難矣。在西太后之意。以爲外人可以利誘。可以色取。因思假五餌三表之術。爲挽回友誼之計。不知西漢之世。朔方只有匈奴。漢室尙稱全盛。賈長沙之五餌三表言。或可行而當時猶有議其非計者。近則環球列國。犬牙相峙。方百出其謀。以伺我。豈五餌三表所得而籠絡之。是本原固已大誤矣。至若維新之詔再下。所行猶是康梁之舊。而諭旨中必欲顧全體面。使國人知此次變法與前日異趨。吾誰欺。欺人乎。欺己乎。要之西太后之心。一不肯認錯而已。惟不肯認錯。乃真成爲大錯。

第三十三回 兩全權與俄訂約 一慧女隨母入宮

却說東三省的交涉。也因拳匪而起。當拳匪四擾時。俄兵入黑龍江境。欲假道省會。直

通至哈爾濱。保護滿洲鐵路。黑龍江將軍壽山不許。厲兵秣馬以待。俄人分道攻入。擊斃副都統鳳翔。并將中俄交界的屯駐旗人統驅入黑龍江中。做了漂流之鬼。那時俄人聲勢越盛。直指黑龍江省城。壽山無計可施。服藥自盡。妻子亦皆殉難。俄人又轉入奉天。將軍增祺那裏還敢阻擋。忙出城去迎俄兵。俄兵算不去難。爲他只教他服從命令。俄政府聞關東得手。遂日夕運兵過來。不到幾月。竟增至十八萬人。已視同外府了至北京議和。俄使獨提出東三省。謂與中國有特別關係。須由中俄自行訂約。各國也莫明其妙。聽他提出另議。他遂首倡撤兵。示好清廷。一面脅迫將軍增祺。另訂東三省條約。名係交還。暗實侵佔。增祺咨照李鴻章。鴻章與駐京俄使交涉。俄使堅不肯讓。硬要鴻章簽押。鴻章此時已心殫力疲。染了重病。俄使尙日至榻前。催促簽字。不料字未簽就命已催歸。好似一道催命符因將此議攔起。後來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聯集東南士紳。力爭此事。日本也糾合英美兩國。從旁力阻。俄人恐衆怒難犯。一時也未敢強迫。到光緒二十八年。方訂了條約四款。(一)勘定疆界。(二)保護人民。(三)整頓防務。(四)興辦鐵路。所有東三省的俄兵。分三期撤退。每期以六個月爲限。第一期撤盛京西南段至遼

河第二期撤盛京東北段並吉林全省。第三期撤退黑龍江省。約既定。復將山海關的鐵路交還中國。也由俄使雷薩爾與全權大臣奕劻王文韶交接。看官試想。這奕劻王文韶兩人並不聞是外交能手。遠不若儀秦近不逮曾薛。如何虎狼強俄竟被他折服呢。他兩人因辦事順手非常歡悅。就是這位老太后還道是自己才具把一片假殷勤哄得外人心悅誠服。東三省如約撤兵。山海關立時交路。竟沒有意外糾葛。從此可高枕無憂了。只顧目前不顧日後清廷王大臣又是歌舞承平。頌揚功德一些兒沒有防備。獨東鄰的扶桑三島很是注目。暗想俄人何故這般和平。莫非其中陰懷叵測。將來遼東屬俄於自己大有不利。遂隱隱的練兵籌餉。準備與俄人對壘。自己睡在鼓中反要外人留意煞是可愧後來日俄一役就從這裏埋根。小子就時事編次。因清宮尚有遺聞。只好把俄事暫擱。先敘述一段清宮歷史。西太后回鑾以後。宮中少了好幾位心腹。醇王福晉已是早世。端王福晉同戍新疆。榮祿福晉又已病逝。蓮英妹子也去嫁人。只有一位榮壽公主尚出入禁闈。承值宮中。再迴應二。但公主素性秉正。平時力持大局。侃侃直談。西太后雖視若養女。恰也有些顧忌。瑾珍二妃與公主有姻誼。珍妃枉死。公主嘗有後言。就是光緒帝

被○禁○瀛○臺○中○外○喧○傳○廢○立○公○主○密○白○太○后○不○應○廢○帝○致○遭○物○議○西○太○后○意○遂○中○沮○公○主○
又○力○勸○宮○中○擲○節○勉○濟○時○艱○凡○皇○后○以○下○偶○或○濫○費○卽○遭○匡○正○會○西○太○后○製○一○錦○衣○色○
料○俱○美○價○值○亦○昂○心○中○很○是○欣○慰○但○密○語○近○侍○不○可○使○公○主○預○聞○不○料○公○主○已○曾○察○覺○
某○日○入○宮○請○安○從○容○向○太○后○道○臣○女○於○某○處○見○錦○衣○一○襲○材○料○顏○色○可○稱○絕○品○擬○購○製○
進○御○無○如○我○朝○祖○制○向○崇○儉○德○聖○母○上○承○祖○訓○必○不○喜○此○華○裝○艷○服○所○以○作○爲○罷○論○了○
西○太○后○嘿○然○不○答○待○公○主○退○後○語○左○右○道○我○曾○與○汝○等○言○勿○使○彼○聞○如○何○復○被○他○知○曉○
左○右○答○稱○謹○遵○懿○旨○不○敢○他○洩○西○太○后○勃○然○道○如○果○你○等○沒○有○多○說○公○主○寧○有○此○語○麼○
言○下○很○是○快○快○所○以○面○子○上○似○愛○着○公○主○意○中○恰○有○些○芥○蒂○適○駐○法○使○臣○裕○庚○歸○國○入○
宮○朝○見○西○太○后○詢○及○法○國○政○治○裕○庚○據○實○奏○陳○西○太○后○又○問○道○聞○你○有○兩○個○女○兒○生○得○
甚○麼○聰○雋○現○你○又○帶○往○外○洋○想○於○中○外○文○字○總○可○通○曉○明○日○可○叫○他○入○宮○我○恰○要○賞○識○
一○面○哩○裕○庚○奏○道○奴○才○原○有○二○女○現○在○年○齡○尙○穉○恐○朝○見○太○后○未○嫻○禮○節○還○求○慈○躬○格○
外○寬○恕○西○太○后○道○我○却○不○拘○定○一○切○禮○儀○你○若○因○女○兒○年○輕○叫○他○媽○帶○了○進○來○便○好○裕○
庚○纔○遵○旨○出○宮○翌○晨○裕○太○太○帶○着○二○女○入○宮○進○見○那○二○女○長○名○德○菱○次○名○龍○菱○妙○年○韶○

秀材貌。兼全。這次因懿旨特召。越打扮得花團錦簇。玉潤珠明。唯秀媚中。另具一種英采。與尋常一般。宦家閨秀。文俗不同。究竟游歷外洋。見多識廣。不似那深閨坐守。專從調脂抹粉。上着想。自掩丰韻。因此舉止冲雅。自然落落大方。爲有才色的女子。特別寫照。既到寧壽宮。卽有小太監前來迎迓。請他娘兒三人入門。門左有一耳房。卽由小太監導入。小坐片刻。室中所列桌椅。統是紅木紫檀。上鋪紅緞墊子。映入德菱姊妹眼簾。似乎未能免俗。小太監等先奉香茗。裕太太等略略沾唇。就從衣袋中取出銀票一頁。作爲賞賜。小太監等歡顏道謝。旋又來了宮婢四名。執着牛奶餈餈等物。交與裕太太等。說是奉太后特賜。裕太太挈着兩女。謝過了恩。方敢領受。宮婢又道。老佛爺就要召見。太太們少待片時便了。言畢自去。壁上鐘聲正嚙嚙的敲了六下。過數分鐘。又有宮監出來。請他三人入內。裕太太等方隨了進去。遶過游廊。便是七大間深院。院門裏面。立着兩位宮眷。乃是禮王世鐸及慶王奕勳的女兒。裕太太便上前請安。又命兩女道。這兩位統是郡主。你們須敬謹行禮。兩姊妹請過雙安。二郡主笑對裕太太道。好兩位粉粧玉琢的女嬌娃。裕太太正在鳴謙。又有兩位半老佳人。移步出來。爲首的笑吟吟道。裕太太帶

女入朝也算是一番佳話了。裕太太忙趨前數步跪將下去。兩女亦隨跪一旁。兩人齊聲道着少禮。并親手攙扶他母女起來。裕太太又囑咐兩女指着爲首的道。這位是長公主。又指着隨後的道。這位是當今皇后。兩女竦然起敬。瞧着兩人裝束大致相似。只皇后服飾較爲華麗。頭上戴着一枝金鳳凰。笑容可掬。道難得你這個老人家生成一對好女兒。這麼俊那麼巧。怕不是仙子下凡麼。那有許多仙子肯下凡塵。裕太太未及答言。忽來了李總管蓮英。戴着紅頂孔雀翎。穿着一品公服。大着步行入院中。向着裕太太道。老佛爺要召見了。快隨我到正殿去。裕太太領着兩女。隨着李總管。再向裏面進去。行過一座院落。纔至殿門。皇后公主及二郡主也一同進來。先入殿中。站立兩旁。俟太后出來。不一刻。那位雍容華貴的老佛爺出了殿。登着寶座。李蓮英卽帶他母女入殿。行過三跪九叩禮。西太后宣旨。平身。母女謝了恩。纔敢立。不意西太后已離座下來。裕太太也移步上迎。西太后道。教你兩個女孩兒不要畏縮。我好仔細端詳哩。說着便走前一步。兩手挽着兩女。左顧右盼。好一歇。方笑語裕太太道。我瞧這兩人模樣。都是秀慧。但阿姊尤勝妹子。我此刻正少女侍。這兩個好女兒。不如讓給我罷。裕太太又跪下道。聖

母厚恩賜及臣女便是。這二女孩有福了。此時二女亦思跪下。西太后道：不必不必。你兩人肯晨夕侍我，比跪叩好得多了。又顧裕太太道：你也不必多禮。你起來，我想母女情誼，不便相離。如叫你二女在宮，你爲娘的能無挂念。此後，你也好時常進來。一切禮節，概從簡便。況現在宮眷們統叫我作老祖宗，你們也以老祖宗呼我，便了。言至此，光緒帝也踱入殿中。西太后復引裕太太們覲見光緒帝。裕太太及二女行過了禮。西太后道：時已不早了。我們臨朝去罷。李蓮英跪稱：輿已備齊，請老佛上輿。西太后點首。掣了光緒帝，步出殿門。皇后以下皆跪送。西太后上輿時，復顧裕太太道：你們娘兒三人，不要出去。我下朝後，還要與你們細叙哩。又語皇后等人道：你們領他隨便游玩，不要去拘束他。大家唯唯奉命。西太后乘輿前行。光緒帝及李蓮英等後隨。統至朝堂去訖。皇后等起立後，遂邀同裕太太等入坤寧宮。分案列坐。皇后把外洋風俗人情，略加研詰。由裕太太略述一遍。忽有一人問道：我聞外洋的風俗與中國大是不同。凡遇筵宴，男女雜坐，不避嫌疑。還有什麼跳舞會，並非自己眷屬，乃一男一女，可以對舞，抱腰握手，非常媠褻。這樣俗尚，還說是如何文明。我恰很覺他野蠻呢。裕太太道：外國禮教原

是。不。及。我。國。不。過。他。藝。術。優。長。所。以。自。號。文。明。龍。菱。恰。耐。不。住。道。這。也。不。可。一。例。論。的。他。們。筵。宴。的。時。光。雖。是。男。女。同。坐。亦。屬。左。右。分。開。就。是。跳。舞。會。中。男。女。對。舞。亦。不。常。見。就。使。有。這。種。情。狀。也。必。有。特。別。關。係。並。不。是。一。味。亂。扯。呢。從。前。我。國。出。使。大。臣。到。了。歐。美。往。往。鬧。成。笑。柄。一。則。因。禮。俗。不。同。一。則。因。吾。國。人。亦。有。短。處。說。至。此。裕。太。太。忙。出。言。截。住。道。你。小。小。年。紀。住。歐。洲。只。兩。三。年。便。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休。我。國。禮。教。冠。絕。五。洲。就。如。格。格。的。冰。清。玉。潔。也。是。服。膺。聖。訓。不。屑。踰。閑。的。好。處。小。女。孩。懂。得。什。麼。裕。太。太。究。竟。老。成。所。以。處。處。顧。到。看。官。這。裕。太。太。所。說。的。話。明。明。是。有。意。幹。旋。因。評。議。西。俗。的。宮。眷。乃。是。慶。王。奕。劻。的。女。兒。排。行。第。四。宮。中。稱。他。四。格。格。格。格。乃。是。滿。語。卽。漢。文。所。謂。郡。主。四。格。格。青。年。守。婦。裕。太。太。素。來。知。道。所。以。把。龍。菱。的。辨。議。從。中。阻。住。免。致。嘔。動。四。格。格。龍。菱。被。母。親。訓。斥。弄。得。啞。口。無。言。把。粉。頸。垂。了。下。去。四。格。格。恰。觸。起。悲。情。眼。眶。中。含。住。了。淚。幾。乎。要。墜。下。來。就。是。旁。坐。的。榮。壽。公。主。也。未。免。嘆。息。數。聲。當。下。四。座。無。言。裕。太。太。心。中。恐。又。未。免。自。嫌。唐。突。皇。后。覺。靜。寂。無。味。復。向。龍。菱。道。你。說。我。國。使。臣。前。時。多。鬧。成。笑。柄。何。不。講。幾。件。故。事。一。消。岑。寂。呢。龍。菱。聞。着。仍。然。紅。漲。了。臉。不。發。一。語。到。底。不。脫。兒。女。常。態。裕。太。太。道。你。前。時。橫。生。議。論。現。

在皇后。要你講談。你爲何變作反舌無聲。皇后嫣然一笑。大家到也陪笑起來。德菱忙從旁接口道。種種傳聞。也不知是真是假。不過外人作爲笑談。今承皇后下問。願據所聞。上陳固不遑多矣。措詞甚婉乃妹皇后道。你快講來。德菱道。從前有一位駐美公使。避暑至法國某公爵夫人開筵邀客。駐法欽使爲他介紹入席。第一盤是湯。乃是西餐中常例。

湯畢。廚役捧了一大盤魚出來敬客。香味撲鼻。主人先演說這魚出處如何難得。廚司烹調如何可口。座客咸思下嘗。僕人指導廚役捧魚先敬駐美公使。以魚首近手側。令他取魚。他還沒有覺得。喉中適有痰壅。咳嗽一聲。回首欲吐於地。執意不偏不倚。正落在魚盤中。頓時脚忙手亂。欲去掬痰。那廚役大聲呼叱。竟捧盤而返。說至此。大家都評論起來。各說這個公使也太覺冒失了。德菱又道。他亦自覺莽撞。逃席竟去。連駐法欽使也很是懷慚哩。皇后道。此外有無新聞。德菱道。還有一個駐法公使。初蒞法國。包定火車頭等廂房一間。到夜半時。公使忽患腹瀉。不及登廁。弄得淋漓滿褲。公使一時性急。竟用指甲剔去糞迹。隨處亂彈。滿房統是糞點。會參贊醒來。公使以告。參贊知西人好潔。忙自解下衣。令公使易去穢袴。擲出車外。又取他物。將各處糞點揩淨。方免痕迹。

兩人忙亂了一宵。虧得包定一間廂房。不使外人聞知。否則外人要加呵逐了。榮壽公主道。中國人不愛潔淨。恰是極大壞處。德菱道。齷齪還是小事。外人還譏誚我國欽使。要作盜賊呢。榮壽公主道。是否崔國駟故事。德菱道。他的家眷曾竊西國酒館的手巾。被西人搜出。登報讞讟。崔因此被譴。這是中外共聞的。他在英國時。他的夫人還爲他全館上下諸人洗衣。索取洗資。正是要錢的了。不得。一日使館門前懸着幾條白色長帶。隨風飄漾。英人還道使館中有什麼喪事。遣人來問使館中人。答言沒有。來人指門外白帶道。何故懸此。使館中人方纔覺得忙。將白帶收入。只是不好實告。支吾對付。便了。皇后道。白帶何用。我亦要問。德菱忍不住要笑。勉強熬着道。乃是他館中婦女裹腳帶。一語甫畢。全座都鬨堂起來。好確是笑。德菱復道。卽如跳舞會事。也鬧過一場笑話。李欽差伯行。出使日本。有隨員查益甫。素來放蕩不羈。一日某處開跳舞會。查亦與座。見一西人送茶與西婦。他也貿然送給一盤。西婦與查素不相識。因見是中國官員。勉強接受。不意西婦伸手來接。查又縮手不與。西婦大笑而去。及跳舞時。查一人獨自亂跳。西人相率捧腹。他還自鳴得意呢。還有橫濱領事黎某。與學生監督林某。隨着駐日欽使同赴

日皇宴會。他兩人怕食西餐。只把水果吃了數枚。水果中柿子最多。兩人信手亂剝。弄得狼籍不堪。惹人厭恨。宴畢遊園。因坐椅不多。惟婦女得有坐位。有一婦方起身接物。二人卽乘他後面。拖椅自坐。婦未及知。背身返坐。竟致傾跌。險些兒鬧出事來。大家聽到此語。又鬨堂一笑。皇后道。你父親曾出使日本。所以東洋笑話也。聽着幾條。補叙裕庚使日本。德菱應聲稱是。榮壽公主道。使才原不易得。中國又是新近遣使數年前。盈廷王大臣。還日使臣爲漢奸。大家都不願出去。怪不得有此笑柄。德菱道。如曾薛二公。恰是中外傾慕的榮壽公主道。那是絕無僅有的了。就是你父親使日使法也好。算不辱君命呢。德菱正待答言。忽有宮監入報。老佛爺退朝回宮了。皇后等陸續起身。均往寧壽宮請安。適值西太后駕到。由大家行過了禮。便問裕太太道。你們曾否閒逛。裕太太答云。未曾。西太后道。差不多有三四小時。你們同在那裏。皇后代奏道。在坤寧宮閑談。西太后道。好好。你們也好腹飢了。隨命李蓮英道。快飭宮監去取茶點來。須臾。由宮監進呈御點。西太后分賜諸人。大家飽噉一頓。又各喝過了茶。西太后隨問二女道。你們通幾國語言。德菱道。略諳幾句法文。及幾句英語。西太后道。好極了。條約中多用法文。應辭。

中多用英語。既通這兩國語言文字。可在我處充個繙譯。明天我就叫你當這個差使。哩。德菱道。老祖宗恩典。賞婢子這個差使。那有不思報効之理。但婢子年幼。無知。偷一時辦錯。反致辜負慈恩。懇請老祖宗收回成命。西太后道。你不必過謙。我自有一定。奪今朝。還沒有委你這差。你且侍我吃過午膳。我同你娘兒三人往頤和園聽戲去。德菱不敢再言。唯跪下謝賞聽戲恩。裕太太率着龍菱也一同跪着。西太后喜道。起來起來。你們總要行這禮節。我也覺得厭煩呢。又命李蓮英道。你去取三個白玉戒指。賜他母女三人。蓮英入內檢出。呈與西太后。由西太后親手賞給。裕太太復又謝了恩。又過一小時許。宮監進呈午膳。西太后端然上坐。命裕太太母女伴食。清宮舊例。侍食太后前。只好立着。不能就坐。裕太太懂這規矩。謝恩後。就率二女站着吃飯。飯畢。西太后飲過香茗。吸過香烟。卽命李蓮英道。我們往頤和園聽戲去了。正是。

幾經世變忘前轍。猶是承平譜樂聲。

欲知以後情事。容待下回分解。

中國外交之棘手。莫若清季。雖有儀秦之辯。隨陸之才。而無國力爲之後盾。徒藉三

寸不爛之舌。欲折衝於樽俎間。蓋亦難矣。況國際之大勢。未諳專對之口才。又細顧欲辦理如意。無逆吾命。試思外人何愛於我。乃肯就我範圍乎。言甘者心必苦。棘手可慮。順手愈可慮。顧朝野上下。狃於目前。不復振作。西太后亦安樂如故。徒欲得內外舌人爲聯絡交誼之計。外交之道。寔在於此。本回復借德菱口中。叙及使臣笑談。言有由來。事原確鑿。不必果爲德菱言。亦何妨借作德菱言。觀此已可知當時外交之大概。不必深究利弊也。

第三十四回

中戲迷詳究聲歌

講新學兼陳政法

却說西太后命赴頤和園。裕太母女三人原是遵旨隨去。就是皇后以下諸宮眷也一律隨行。大小轎子依次出城。一路行去。約歷三小時。纔到園門。西太后乘輿徑入。皇后以下。統在門首降輿。魚貫而進。園內承值的人。左右分站。肅靜無譁。大家直入樂善堂。見西太后正在降輿。由衆人簇擁進去。皇后等隨步而入。俟西太后入座。請安行禮。各遵常例。嗣復由西太后賜給茶點。彼此飽德。西太后便道。我們去聽戲罷。李蓮英請太后出乘露輿。西太后道。今日天色晴朗。頤樂殿又是很近。不妨步行。於是西太后在

前大衆在後。從殿右越將過去。不過數十步。就至德和門。應上文第十九回耳邊已聽得鼓樂悠揚。笙簧雜遝。一入了門。便見劇場在望。三層舞臺。翼然高聳。其下層是演戲處。中一層是布景處。最上一層是扮戲處。臺上正在開幕。西太后入殿就座。伶人亦上殿碰頭。跪請點戲。西太后問道。今日譚老板來未。伶人答道。老板過歇。就到。西太后道。好極。想來演壓臺戲了。伶人道。今日聞老佛爺駕到。所以譚老板擬來供奉。西太后道。難爲他。此外尙有何等脚色。伶人道。現如楊小樓、王楞仙、龔雲甫、王瑤卿、陳德林、田桂鳳、金秀山、德璫如、王長林、郎德山等。統已到齊。西太后道。名伶畢集。定有可觀。你去傳我命令。叫各人自演拿手戲。不必由我特選。待譚老板來。我與他自行問話。伶人叩首而去。西太后顧德菱姊妹道。你兩人未曾到此聽戲。今日初次到來。卽遇譚老板登臺。也可謂有眼福了。德菱姊妹同聲道。謝老佛爺慈恩。西太后復語道。你兩人不妨旁坐。兩人口稱不敢。西太后道。我叫你們旁坐。就坐不妨。兩人口稱謝恩。仍然站着。西太后向後一顧。見皇后以下。統站在後面。便道。你們統就坐罷。讓他姊妹亦可坐得。大衆統遵旨謝恩。一律坐下。只德菱姊妹未識譚伶如何名角。連太后都叫他老板。私自問他母親。裕

太太道。便是譚叫天。德菱姊妹。仍是莫明其妙。不意已被西太后聞知。便顧德菱姊妹。道他姓譚名鑫培。湖北人是近日伶界中巨擘。都人稱他爲伶界大王呢。名士不若名伶。又爲清季一德菱姊妹均應了一個是字。於是大衆斂氣屏息。統注意戲臺歌舞。先演了楊小樓的長板坡。次演了德珮如的岳家莊。又次演了龔雲甫的釣金龜。三齣戲已將下場。譚老板尙未見到。西太后道。譚老板的身價也太重了。天已薄暮。爲什麼他尙未來。正說着。見有一戲子下臺進來。年約五十許。面色黃瘦。皺紋很多。只頰下尙不留鬚。登了殿。向西太后跪叩。西太后大喜道。你來了。我望眼將穿呢。那人跪稟道。午後纔知老佛爺駕臨。所以到此較遲。西太后笑道。你無非具着煙霞癖。一時還沒有過癮。囉。我也曉得你的脾氣。你快起來上臺去演齣盜魂鈴。叫郎德山做你配角。扮演小猪。說至此。旁指德菱姊妹道。這兩個大姑娘。從外洋游歷歸來。還沒有看過你的演戲。像你這等名角。演了一齣好戲。俾他賞識。也不算是辱沒你。那人唯唯趨出。看官不必細問。便可知是譚老板。叫天有頃。龔雲甫下臺。譚叫天扮着猪八戒。郎德山扮小猪。粉面登場。做工之妙。不消細說。中唱椰子腔一段一字一唱一唱一轉一轉一音詞調激越。聲韻蒼涼。西

太后非常稱賞。接着戲中的板眼，用手拍案，作爲過板。描摹逼真等到老譚唱畢，方定了神。旁語德菱姊妹道：「戲中情節，你可懂得麼？」德菱答稱：「懂得。」西太后道：「你雖知戲中情節，未必知戲中腔調。這戲內有二段椰子腔，不但唱着的戲子要提足喉音，字字着實，就是拉弦敲板的人，也須講究五聲六律，方能得心應手。按腔合拍，卽如老譚上臺配角，原是不肯苟且，就是臺後的弦師、鼓板，聞他也一一揀過。他前時曾對他說明拉弦的叫作梅，大鎖打板的叫作李。五必要他兩人幫助老譚纔肯唱。這椰子腔呢？」你是主持

治爲何不研究政隨又語李蓮英道：「郎扮做小豬爲何？他不作豬聲，恰作羊聲呢？」可

他處蓮英一時不能回答。尋忽大悟道：「老佛爺他是信奉回教的。」西太后笑着道：「怪他不得。」又過數分鐘，天色昏黑，戲亦閉幕。西太后挈着衆人，暫入休憩室，并宣召譚郎兩伶進見。等到譚郎兩人進來，太監等已呈上果點。西太后問太監道：「尙有麼？」太監答一有字。西太后道：「你都去取了出來。」今日演戲的伶人多肯出力，我要一例賜食呢。太監去訖。此時譚郎二伶一同跪着。西太后道：「你們起來。」所有演戲諸名伶，由你們去召他進來。兩人奉命出去，不一刻，各伶人依次進見，黑壓壓的跪在一地。陸續碰頭訖，太

監數人搬進饌餼等物羅列桌上。西太后囑李蓮英道：「你去散給各伶，每人給饌餼五板，叫他們就此食下。」蓮英應旨分訖，各伶相率跪食。只郎德山受了饌餼，並不入口。西太后問道：「你何故不食？」郎德山答道：「腹痛忌葷。」西太后憬然道：「我又失記了。」饌餼內大約裹着猪肉，隨語太監道：「下次去囑庖廚，饌餼內可夾裹羊肉，免得他們忌口。」各伶食罷，謝恩去訖。西太后道：「我們要食晚膳了，果點可一律撤去。」語畢，便携着德菱手，並肩行走，返入樂壽堂。這是太后非常寵愛，特別賜恩，德菱亦格外起敬。返室後，西太后又語德菱道：「我生平最愛看戲，古今來成敗得失及人世間悲歡難合，均可借戲中傳出，很容易感動人情，只演戲的優伶，必須聲音容臺步般般周到，色色完全，方可醒目。從前伶園名角，要推程長庚、程善唱、老生實則各項脚色，無不擅長。他做三慶部班長時，與善演青衫的喜祿，偶有口角，次日排青衫戲，喜祿故意托病不肯登臺，程遂自扮青衫登場演唱，不亞喜祿，由是聲名益噪。今則長庚已逝，大名要算譚叫天，他的做工能獨得神似，扮什麼便似什麼，所以喜怒哀樂無不中節，他的唱工能把牙音齒音喉音一一清晰，又能將平上去入四聲字字咬清，妙在純任自然，絕不牽強，昂首一鳴，聲入

雲際磬喉一控萬斛潮來可高可低可抑可揚可狹可廣可急可緩這正所謂神乎其技呢。譚叫天固擅絕技西太后亦算知音但與國家政治毫無干涉爲之奈何德菱只連聲稱是未幾晚膳由西太后命他侍食如午膳例膳畢西太后語德菱道今日已是黃昏不及入城你母女二人可在園中寓宿明日你返了家檢點幾套衣服攜帶入園便好來做宮眷你媽你妹也一同來此免你冷靜此外如被舖等物以及一切粧具這裏都有不消另備了德菱母女免不了得照例謝恩西太后復起立道這殿左首有三間靜室頗覺清雅你母女三人住此最好來來我引你們先去一瞧罷此時電燈四映光同白晝西太后帶着他娘兒們越過左廂遠出重廊卽見有三間精舍窗戶都砌着玻璃玲瓏剔透巧奪天工既入門由西太后領視一周床舖桌椅均已陳設整齊四壁懸着書畫多是西太后御筆西太后指示德菱道這等統是我暇時親筆你道如何德菱道老祖宗聰明天授所以擅此神筆西太后道生而知之的聖人世上是罕有的我也是學出來呢我少時頗喜翰墨入宮後所藏的書畫帖很是不少我便閑中消遣揀着筆氣相像的日夕摹仿漸漸的也能書畫似你秀外慧中若能留心學着也容易成功哩德菱道全仗老祖宗教訓西太后

道師友也是。要緊的數年前。我歸政皇上。鎮日在園。沒有什麼事情。我想與宮眷們講談書畫。無如他們統不諳此道。彷彿對牛彈琴。我想中國很大。總有幾個能書畫的婦女。我便降旨令各省訪求可巧四川有個官眷繆氏。工繪能書。由川吏驛送來京。召見時當面試着他繪的花鳥。很是精工。楷法雖遜。恰亦楚楚可觀。只他已是個嫠婦。年亦將近五十。其夫仕蜀。死後宦囊蕭澀。我才婦薄命。畀他月俸二百金。免他跪拜。他與我平時談話。頗得畫中三昧。我恰得益不少。嗣聞他兒子已領鄉薦。我復叫他捐個內閣中書。可惜他身弱多病。不便久住此間。我又因康梁構逆。再出聽政。無心及此。便令他回籍去了。現在他的存沒。我亦未令查聞。只他的筆墨。到留著不少。有時還與我作代筆呢。西太后是好勝的人。要繆氏作代筆。諒必技出己右。裕太太插嘴道。是否。卽繆太太。西太后道。是他。你會否會見過的。裕太太道。未曾會過。只他的手迹。恰看見過的。他歎中曾署着素筠二字。西太后點首。借此叙入繆素筠事。亦是一篇掌故。隨又語道。這房間好住。不好住。裕太太等齊聲稱好。西太后復引他出來。又至樂善堂。并另飭宮女道。那殿左三間的房屋。已令裕太太母女居住。房內尙缺裝具等物。應與他趕緊備齊。宮女應聲出去。西太后入寢室。裕太太

等隨了進去。又談了數語。已是十句鐘。西太后道：「你們也好乏了。去睡罷。」裕太太等遵旨請了晚安。當有宮女導着出了寢宮。行往臥處卸裝就寢。一宵無話。次日起身。至樂壽堂請過早安。便叩頭告別。西太后吩咐道：「你們趕快進來。早則兩日。遲則三日。免我聖念。」裕太太等應着。西太后道：「你們曾喫過早點麼？」裕太太答稱：「尙未。」西太后道：「既如此。你們在這裏吃過早餐。此後進園。要什麼喫。儘可着宮監侍女到御廚中去携取。倘若他們遲悞。告訴我。知道了。裕太太連聲遵旨。未幾侍着西太后早膳。膳罷。又歇了片刻。方起身告辭。西太后道：「不要忙。這裏有蘇杭貢緞。賞你們幾疋。好帶回去做點衣服。」裕太太等跪下道：「慈恩高厚。如何圖報。只得永遠感恩。長鑄心版。」西太后不待說完。便道：「我愛着你兩個女孩子。賞他幾件衣料。也不算什麼厚恩。便召進李蓮英。命他取出貢緞六疋。由西太后親自驗過。隨叫宮監三人捧着。送裕太太母女出園。裕太太等碰過了頭。就別了西太后。并至皇后及各宮眷處辭了行。皇后等俱有例賞。均着宮監携送出門。到了園門外。三乘大轎已經候着。各宮監們均將賜物交代。裕太太因賜物不便輕褻。復命與夫另添一乘大轎。把賜物裝在轎中。一面復取出銀票數頁。分給宮

監宮監們都道了謝。候三人上輿，歡天喜地的回去了。子總教銀裕太太令裝載賜物的

轎子，當先擡行。娘兒三人的轎子隨後，取道回家。由裕庚接着，裕太太等下了輿，先將

賜物取出，交與裕庚。裕庚恭敬的捧入大廳，供在當中。自己也行三叩首禮，隨取

了銀票賞給輿夫。這輿夫本係園役，不能照外人開發，自然給賞從優。輿夫亦歡謝去

訖。看官，你道裕太太母女們這次召見及入園一宿，喫着坐着，都蒙西太后特賜

他還花費了千百兩銀子，怪不得疆吏入覲，部中有費，殿中有費，宮中有費，園中有費。

還有一班親貴，又要去孝敬他，一擲數萬，纔得出京。他們做官的人，那裏來許多家費。

自然去刻剝百姓一半入宦橐，一半作消費，所以到了清季，合京內外無數官員，沒有

一個清廉都是棺材裏伸手死要金錢哩。言之慨乎閑文少表，且說裕庚資遣輿夫入內，與

妻女叙談。裕太太便把面承的懿旨述了一遍。裕庚道：「老佛爺既愛憐兩個女兒，你便

帶他過去，且懿旨也不好有違的。裕太太道：「老祖宗只限期兩日，家中內務頗繁，我又

不能不去，這便怎處？」裕庚道：「不妨事的。我出使回來，一時總沒有要差在家時，多一切

僕婢人等，我也會指揮的。」裕太太方纔無言，休息一宵。次日，即將應著的衣服及應用

的物品。檢出數件。貯好箱櫃。忙碌了一鎮日。纔得收拾妥當。次日。娘兒三人。帶着箱櫃等件。又乘輿入園。叩見西太后。適值西太后親覽奏摺。便問德菱道。你來得正好。你中國文字。想亦知道的。德菱應聲稱是。西太后挽著德菱手。叫他站在左側。把各奏摺取與他瞧。德菱瞧着。多是關係學務的奏章。西太后復問道。外洋的學術。究竟如何。德菱是經過游歷的人。識見頗是明達。想趁這機會。勸西太后力行新政。此女見識頗高。出滿人。隨即答道。近來外國文明全仗這學術哩。西太后道。有什麼學術。比我國見長。德菱道。農有農學。工有工學。商有商學。兵有兵學。此外如聲學。光學。化學。電學。以及一切機械。學物質。學生理學。天文地輿學。無一不備。無一不精。就是法律學。政治學。也是日有發明。所以有此富強呢。西太后道。近日京內外各奏摺。都說要注重新學。資遣學生出洋。據你說來。這事也是要緊麼。德菱道。取他人的長處。補我國的短處。也是自強的基礎。請老祖宗降旨施行。西太后便提起筆來。就小箋中寫了一行。係命各省挑選學生。派往西洋各國。講求專門學業。寫畢。又語德菱道。你也是個滿族女子。有此開通總算難得。我記得數年前。大學士倭仁力崇理學。把西學批得一錢不值。目今看來。實太不通。時務

我們皇族中人今日還是迂拘的多。明通的少。我也想像令親貴子弟出洋留學增點智識呢。德菱道：「老祖宗這麼想着，確是皇族中的幸福了。」西太后又道：「庠序學校的制度，中國古時本是有。的。想與歐美各學堂大致相似。後世始尙科舉。傳至明朝復用八股取士。看來八股實是無用。我已降旨廢去。改試策論。惟科舉積習一時難返。只好慢慢兒革除。罷說畢，便把寫好的諭旨交李蓮英遞將出去。令軍機如旨頒發。尋復語德菱道：「你說西國有法律學。究屬如何？」德菱道：「西國法律不止一端。卽如刑律一門。比中國寬仁不少。他們最重刑律。莫如槍斃。此外如羈禁的犯人也好好兒待他。不過罰他工役所得。工賞公私兼濟。恰是情法兩盡呢。」西太后道：「現在王大臣章奏也是這般說。要我參用西律。改定刑章。我想凌遲梟首等刑確是殘酷。我朝入關不過仿用明制。相沿未改。其實也非列祖列宗的本心。我已決計停廢。此後用刑以斬決爲止。也算是寬仁的了。」德菱又道：「外人不用刑訊。凡有審鞫等件。總教搜集證據。證據完全便好判決。我國官吏往往不問曲直。妄用刑具。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西太后道：「西太后略略點首。隨問裕太訊嘉惠民生。這也是浩蕩的皇恩。」可見女子不可無學。滿人中有德菱可稱翹楚。

太。道。你。們。有。無。物。件。帶。來。裕。太。太。道。有。箱。籠。幾。件。西。太。后。道。交。過。宮。監。沒。有。裕。太。太。道。已。交。過。了。西。太。后。道。你。們。前。日。來。園。只。聽。了。一。會。子。戲。園。中。景。色。想。沒。有。逛。過。我。教。宮。眷。們。引。去。一。逛。如。何。裕。太。太。道。正。要。去。謁。見。皇。后。及。公。主。郡。主。等。西。太。后。道。不。必。我。着。人。去。召。他。來。言。下。便。有。宮。女。應。命。不。一。時。皇。后。以。下。統。冉。冉。進。來。與。裕。太。太。母。女。們。見。過。了。禮。正。擬。奉。旨。逛。園。不。料。李。蓮。英。回。來。奏。報。說。是。江。督。劉。坤。一。出。缺。了。西。太。后。不。禁。悵。悵。道。這。也。可。惜。江督劉坤一有功人民故載其逝世小子有詩咏劉公道。

帝。座。傾。危。仗。力。爭。東。南。保。障。又。成。城。晚。清。疆。吏。多。庸。鄙。肝。膽。如。公。算。竭。誠。

未。知。劉。坤。一。得。邀。賜。卹。否。且。待。下。回。續。叙。

嗜。戲。亦。常。人。恒。情。惟。西。太。后。不。宜。嗜。戲。西。太。后。身。握。大。權。日。理。萬。幾。且。不。暇。安。得。日。夕。聽。戲。置。國。政。於。不。問。耶。況。以。嗜。戲。故。寵。遇。名。伶。受。覲。賜。食。視。名。伶。不。啻。王。公。昔。人。謂。羞。與。噲。伍。屠。狗。英。雄。名。公。卿。猶。恥。與。列。況。伶。人。乎。至。講。論。政。學。一。段。看。似。西。太。后。究。心。新。法。實。則。爲。德。菱。增。一。身。分。著。書。人。惡。頑。固。喜。明。通。故。前。於。端。剛。輩。多。恨。詞。而。此。於。德。菱。女。士。多。褒。詞。且。借。口。發。議。無。一。語。無。來。歷。不。得。僅。僅。以。小。說。目。之。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覲開盛宴 榮中堂棄世上遺言

却說西太后正惋惜江督軍機大臣亦即進見。呈上江督劉坤一遺摺。西太后瞧畢。便道。劉坤一平粵有功。其後歷任疆圉。亦無大過。拳亂時保護東南。近年更參議國際交涉。好算一個社稷臣。你們去從優議卹。并一切封贈予諡的典禮。擬定進呈。候我酌奪。軍機大臣遵旨退出。西太后又自嘆道。老成彫謝也。關繫國家命脈。江督一缺。任大責重。看來只好調張之洞去。言畢。見裕太太等尙站立一旁。便道。你們何不去逛園。又命兩郡主道。你引他去逛一會子。裕太太及郡主等各遵旨去訖。過一小時。軍機即擬定諭旨。呈入慈覽。擬追封劉坤一爲一等男。晉封太傅。諡法擬定數條。由西太后圈出忠誠二字。遺缺由張之洞調署。隨即發出。轉瞬間日已晌午。裕太太等回來。西太后問德菱道。園中景色可好麼。德菱答稱很好。西太后道。現在將交冬季。草木已是凋零。比春夏時已減色了。現在將要午膳。你們回房休息。開飯時當由宮女送來。不要作客。隨便好喫的。裕太太等謝恩趨出。是日傍晚。又由太后宣召德菱。德菱聞命即往。西太后道。明日俄使夫人要來覲見。令你充個譯員。德菱道。婢子不善俄語。西太后道。怎麼好。德

菱道。俄人多會講法語。想俄使夫人應亦如此。西太后笑道。這叫作想當然呢。你明日便陪着他。德菱道。須要更衣。西太后便接着道。要換什麼衣服。我與他們見過幾次。並沒有更衣。德菱道。老祖宗自然不用更換。若婢子去充招待。換了西服。似格外親近一點。此語應合西太后意。德菱亦善於措詞。西太后道。你西服有帶來嗎。我是不喜歡西服的。德菱道。願遵老祖宗囑咐。西太后道。我不過這麼說。你有西服帶來儘可穿着。令他曉得我們宮內也有完全的譯員。總是愛顧體面。德菱口稱遵旨。西太后又道。我聽得西洋各國服飾華美。要算法蘭西你寓法國。有兩三年曾見有希世奇珍。麼德菱道。外人最重金鋼鑽。所有時裝服色多用着金鋼鑽呢。西太后道。金鋼鑽雖是貴品。不過光芒閃閃。他無足奇。我國最好的瑪瑙寶石也差不多的。寶光最難得的是大而且圓的珍珠呢。說着。携德菱手入寢宮。寢宮裏面有珠寶室。四面陳着檀木方櫥。西太后引德菱入內。取出一鑰。令德菱開櫥。德菱接匙去開。覷定鎖心。開了半晌。不見動移。西太后道。這個聰明的女孩兒也被我難倒了。故令他開鎖以試之。這鎖中藏着機械鑰匙。套入後須隨鎖心左轉五次。便可開鎖。多少都是沒効。德菱依言鎖即脫下。開了櫥門。見裏面都排着錦盒。外標黃籤。西太

后檢出一繡緞包。裏裝潢最麗的盒子。啓了蓋。指示德菱道。這種珍珠。恐怕外人也沒有哩。德菱瞧着。但見寶光透射。朗若明星。有大有小。有粗有細。沒一顆不是精圓。有幾粒最大的。差不多如龍眼相似。不禁稱羨道。這真是無上奇珍。西太后道。還有一粒好的。我取來你看。說着。便另從粧臺屨中。取出一個金鑲玉嵌的小盒。揭去盒蓋。內貯一粒大明珠。足足如雞子形。便道。我入宮已數十年。只有這粒寶珠。乃是列代留傳。遺與我的。我想配一成對。竟沒處可採。這正是獨一無二呢。寶非所寶德菱道。照這樣珍珠。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奇寶。老祖宗洪福齊天。所以得此異品哩。西太后聞着。很是歡喜。無非喜談隨在錦盒內取出兩粒似豆的明珠。賜與德菱。德菱跪謝訖。西太后命他起來。將錦盒仍藏櫥內。且令德菱扃了櫥門。德菱掩門上鎖。將鑰匙右轉五周。已徑鎖就。西太后贊他道。古人云。聞一知二。與你說了左轉。你便曉得右轉。豈不是聞一知二麼。德菱又謝了獎。隨西太后出來。西太后道。你在此做着宮眷。有事時你須站着。沒事時不妨少憩。現我已沒別話了。你且退去休息。罷。德菱方退出。晚間掣了妹子。同去值班。至十下鐘。回房。次日早起。梳洗畢。姊妹又同入寢宮。西太后正在起床。德菱忙上前服侍。西太后

道。你們起得頗早。夜間睡得安否。德菱回奏甚安。俟西太后盥洗梳櫛。一一就緒。纔侍着太后早點。太后食罷。光緒帝及皇后也入內請安。西太后便把食餘分給帝后。又賜與德菱姊妹。每人各數枚。西太后復語德菱姊妹道。你們兩人去換了西裝。我在此等着。再過二小時。俄使勃蘭康夫人。要來入覲哩。德菱姊妹應着。卽趨至自己寢室。卸去旗裝。改服西衣。并將髻子亦改梳西式。自頂至踵。統行換着。帶了一頂淺色外國帽。上面飾着翠羽。穿了一件淡紅外國長衣。外絨裏紬。繫着一條外國花絨的長裙。上緊下寬。脚下着了皮鞋。仿着西婦行法。兩姊妹並肩趨入西太后。望着道。兩個洋鬼婆來了。看他什麼行禮。這語已被德菱聽着。將至樂壽堂。巧遇着榮壽公主。便向公主三鞠躬。請公主奏聞太后。身服西裝。應行何禮。公主入內奏明。西太后道。我曉得他爲難了。免禮罷。德菱姊妹便站立階下。靜待西太后出來。西太后瞧透他的意思。便出了樂壽堂。上了露輿。光緒帝在輿右隨行。德菱姊妹俟露輿過後。隨在後邊。一直到仁壽殿。西太后下輿。入殿升座。光緒帝坐在左側。德菱龍菱分站西太后兩旁。西太后語德菱姊妹道。你去迎俄使夫人入殿罷。兩人趨出。少頃。卽導俄使夫人登殿。俄使夫人行了三鞠躬。

躬禮。西太后起立。上前與俄使夫人握手。俄使夫人申祝辭。西太后致謝辭。俱由德菱輾轉譯出。好在俄使夫人很諳法語。兩下裏不嫌隔膜。彼此滿意。這叫作無巧不成話。俄使夫人見左側坐着光緒帝也與他行禮。光緒帝忙起與握手。並問俄皇安好。德菱亦與代譯禮畢。西太后便引俄使夫人進樂壽堂。彼此統是走着。入堂後。令俄使夫人就坐。并以自己常食的乳酪。賜夫人飲。隨談及中國牛乳。與外國牛乳的異同。俄使夫人隨答數語。西太后復把俄國風俗。略加垂詢。亦由俄使夫人粗陳大概。隨後說到兩國交際。願長此和好過去。彼此往來。不啻一家。俄使夫人亦深表贊同。西太后喜甚。便語德菱道。你導勃夫人去會晤皇后。以後夫人進來。也好隨時叙談。德菱遂引俄使夫人至宜芸館。見了皇后。又坐談了兩刻鐘。俄使夫人告辭出館。適遇宮監趨至。傳着懿旨。命德菱陪夫人入餐室。留客午餐。德菱即用西語轉述。俄使夫人恰也不辭。至餐室門。已由榮壽公主。帶着宮眷數人。肅客入室。龍菱亦在其列。兩下分賓主列坐。只德菱姊妹。能與俄使夫人直接談話。此外有所問答。均須兩姊妹間接。西國語言文字所以不可不學。因此榮壽公主以下。不過寒暄數語。以後只聽他三人講談。有說有笑。咕嚕了好多時。不知說些什麼。

彷彿是鴨聽天雷

此時席間已列着茶點。當由榮壽公主周旋一番。未幾進膳。仿着西餐式子。

每人各有專肴。俄使夫人坐了客席。榮壽公主坐了主席。

賓主言語不通。殊乏意趣。何不。改命。德菱。想是主人不可。

亂代

歡謙既竟。俄使夫人吸完一枝雪茄煙。便與德菱說及要面謝太后。德菱又引入

樂壽堂。向西太后道謝。西太后已備好翡翠玉一方。囑德菱至寢宮取出。贈與俄使夫

人。俄使夫人領謝訖。卽辭別去了。德菱姊妹及榮壽公主等。俱送至外面甬道旁。至俄

使夫人上了輿。方返樂壽堂覆命。西太后問德菱道。俄使夫人曾說我否。德菱道。他說

老祖宗甚麼慈祥。西太后道。怕不是麼。自己有心病。德菱道。似老祖宗這般和藹。自然人人

欽敬。西太后道。恐他還記念拳亂的事情。德菱道。他毫不提起。西太后道。爲了拳亂。這

樁事。外交上。很是爲難。外人統疑是我縱庇的。其實都是載漪剛毅等闖出禍來。我也

一時沒了主意。致受外人唾罵。若要恢復名譽。總非自強不可。德菱道。老祖宗實心圖

治。總有自強的一日。西太后道。英皇維多利亞算是福壽兼全的女皇。目今他已去世。

西人還歌頌不絕。我從前的歷史。自謂不弱於他。不料三次垂簾。鬧出這種亂事。這也

是當今皇上害我。若他能任賢去邪。撥亂反正。我好安享承平。完名全節。怕不及一維。

多利亞麼。肚痛埋怨。竈司德菱從旁勸慰了一番。過了數日。西太后親謁東西陵。叫德菱姊妹亦隨了他去。回鑾時。至南苑駐蹕數日。南苑在京師南。係元時南海子故址。一名飛放泊。乾隆時。孝聖皇太后。道光時。孝和皇太后。皆嘗一幸南苑。西太后思繩祖武。所以到南苑時。也停留數天。苑南有晾鷹臺。從前皇帝謁陵回蹕。必於南苑觀獵。御臺校閱。道光後已廢此典。西太后登臺流覽。慨然道。我朝以武功開國。入主中夏。二百數十年。不意一蹶至此。反任那碧眼紫髯的洋鬼子橫行中國。正是令人可恨。仇視外人未。扈駕諸人。統是默然。返京後。京內外沒甚大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忽忽間。已是光緒二十九年元旦。這一日。西太后在寧壽宮受朝賀。元霄這一日。西太后在頤和園受慶賀。彷彿是堯天舜日。景星慶雲。冷語過了上元。京內外各官員。照例開印。又有幾本半新半舊的章奏。呈入慈覽。內有遞減科舉一摺。乃是直督袁世凱及鄂督張之洞。聯銜奏請。略言科舉爲學校大礙。請將各項考試。逐科遞減。即以減額移作學堂獎勵。俟科舉減盡。此後士子。專以學堂爲進身階級。庶學堂不難普興等語。即月攘一雞之故技。且仍以利祿提倡學亦堂根本誤。西太后隨即允准。小子於本回起首。曾叙及劉坤一出缺。以張之洞調署如何。

此處復變作鄂督。原來二十八年冬季。江督缺任了魏光燾。張之洞仍回原任。所以此處仍照書鄂督。這且休表。且說春光易過。轉眼間又是二月。宮中吃肉的時期又到。滿洲風俗。向重祭神。連坤寧宮中。均供奉神位。本應由皇后每日行禮。嗣後特設女官恭代。食三品俸。名叫薩滿。俗訛稱作撒麻太太。舊會典謂之贊祀女官。唯二月朔日。須由皇后親自主祭。祭餘之肉。帝后以下。席地坐食。謂之吃肉。西太后也迷信鬼神。所以到了這日。亦必在佛前祈禱。是日在頤和園。早起卽登萬壽山。至佛香閣拈過了香。然後回到樂壽堂。也令宮眷們吃肉。裕太太母女三人。均得列座。吃肉後。繼以午餐。午後太后小睡。一旬鐘。起來率宮眷泛湖。春風澹蕩。綠水暄妍。到了穿堂殿。登陸小憩。免不得吃些茶點。至興盡歸來。已是電燈熒熒了。越數日。西太后復往祭西陵。返宿保定行宮。忽由宮監入報。慶王爺求見。西太后便叫他進來。慶王入見。請安畢。報稱榮祿病歿了。西太后大驚道。有這事麼。他告假多日。我已派內侍慰問數次。他說近日尚安。誰知竟背我長逝了。慶王道。尚有遺摺在此。當卽奉上黃盒。由西太后展盒披摺。其文道。

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奴才榮祿。備錄官銜以示寵榮爲病處危篤。恐今生不能仰答天恩。

謹跪上遺摺。恭請聖鑒事。竊奴才以駑下之才。受恩深重。原冀上天假以餘年。力圖報稱。追思奴才起身侍衛。咸豐十年。國勢岌岌。內則奸臣蓄謀不軌。外則英法聯軍佔據京師。宗廟震驚。宮駕出狩。駐蹕熱河。奴才備位侍從。文宗顯皇帝聖躬不豫。漸至彌留。奴才乘間進言於皇太后。發覺鄭怡二王之陰謀。原來也是他起頭及聖駕賓天。奸王僭稱攝政。圖謀不軌。皇太后身處危險之中。有非臣下所忍言者。幸上天佑助。皇太后沈機默運。宗社危而復安。自此之後。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叛亂削除。昇平復睹。奴才蒙恩升任內務府大臣。當穆宗毅皇帝賓天之際。皇太后親命奴才迎請皇上入宮。以社稷重大之事。付之奴才。受命惶悚感激。曷可言喻。又是一種定策功奴才雖竭盡心力。豈能仰報於萬一耶。其後受任步軍統領。觸犯聖怒。曾尙記得宮妃否七年之中。閉門思罪。皇上親政。復蒙慈恩。出任西安都統。既而仍回原職。光緒二十四年。皇太后皇上鑒於國勢之弱。決意採行新法。以圖自強。皇上召見奴才。蒙恩簡任直隸總督。命以破除積習。勵行新政。孰意康有爲藉口變法。心懷逆謀。致爲新政之阻。皇上誤信奸人誇誕之辭。一時之間。偶虧孝道。親筆書諭。言變法之事。爲皇太后所阻。又謂皇

太后干預國政。恐危國家。對於奴才。數動天威。幾罹斧鑕之誅。奴才密見皇太后。陳述康黨逆謀。皇太后立允奴才等所請。再出垂簾。以迅雷之威。破滅奸黨。這是最大功勞

光緒二十六年。諸王大臣昏愚無識。尊信拳匪。蒙蔽朝廷。雖以皇太后之聖明。不免爲其所動。直至宗廟淪陷。社稷隳危。竟以國家之重。輕徇妖術。奴才屢請皇太后睿識獨斷。不蒙信納。數奉申斥。憂懼無術。四十日中。靜候嚴罰。然皇太后仍時時召奴才垂詢。雖聖意未能全回。而得稍事補救。各國公使。不致全體遇害。故事過之後。時荷天語感謝。自西安回鑾之初。卽將肇禍之王公大臣。分別定罪。漸次改革。庶政不事急激。期臻實效。兩年以來。改革已不少矣。聖駕回京。如日再中。東西各國。亦均感皇太后之仁慈。奴才自去年以來。舊病時發。勉強支撐。兩月之間。請假開缺。蒙皇太后時派內侍慰問。賞賜人蔭。傳諭安心調理。病痊卽行銷假。恩意疊沛。無奈奴才命數將盡。病久未痊。近復咳嗽喘逆。呼吸短促。至今已瀕垂絕之候。一息尙存。唯願皇太后皇上勵精圖治。續行新政。使中國轉弱爲強。與東西各國並峙。奴才在軍機之日。見朝廷用人。時有人地不宜者。此乃中國致弱之源。奴才以爲改革之根本。尤在

精選地方官吏。及顧恤民力。培養元氣之兩端。皇太后皇上深居九重之中。閭閻疾苦。難以盡知。擬請仿行康熙乾隆兩朝出巡之故事。巡行各省。周知民情。奴才方寸已亂。不能再有所陳。但冀我皇太后皇上聲名愈隆。乃達奴才宿願。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謹將此遺摺。交奴才嗣子桂良呈請代遞。臨死語多紕繆。伏乞聖鑒赦宥。奴才榮祿跪奏。

西太后覽畢。垂淚道。他遺摺上所奏的事情。語語出自真誠。就是拳亂時候。他亦嘗屢次奏阻。外人反疑他庇護。待他不平。他前曾奏辭各項要差。我沒有允他。他死朝上大臣。那個還似他忠誠。西太后心中原。這句話說得慶王都懷慚起來。西太后又道。你去叫軍機擬旨。賞銀三千兩治喪。并賜他陀羅經被。所有封贈事宜。著即議奏。次日奏上。擬贈太傅。追封一等男。西太后照允。并予諡文忠。入祀賢良祠。嗣子桂良襲爵。越日。又命賜祭席。着恭王溥偉帶領侍衛十員。前往祭奠。平生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向例未立戰功。及非皇室宗支。不能得此優典。西太后因他忠勤逾恒。所以開此特例。小子嘗有詩咏榮祿道。

椒房寵澤已如春。死後承恩更絕倫。莫怪此公邀異數。慈闈第一大功臣。榮祿死後那時仰承慈眷的親貴要算慶親王奕劻了。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款待外賓未始非交際禮儀。但終不足服外人心。外賓告別時固極口稱謝。然關於國際交涉則仍要素多端。絲毫不讓。可見卑禮盛筵全然無用。本回叙俄使夫人之入覲。不過藉表德菱姊妹之才。若謂其有益國家則非作者之本意。至下半回述榮祿謝世。係順時叙事之筆。惟備錄其遺摺。乃因榮祿一生爲西太后忠誠之僕。西太后數次臨朝。大半出榮祿之力。遺摺一一詳及。足以證本書之演述信而有徵。榮祿死而西太后亦不久矣。是回殿以詩云。慈闈第一大功臣。語近旨遠。最足令人玩味。

第三十六回 萬牲園太后臨幸 海晏堂西女寫真

却說西太后聞榮祿死耗。心甚怏怏。卽令啓蹕回京。途次坐着火車。到京後下車換輿。面色很是不豫。西太后弟桂祥至車站跪接。奉着慈諭道。榮祿如何就死。桂祥道。他嗽疾日甚。奴才會薦醫診治。服藥罔效。竟致不起。西太后道。照你說來。是你害了榮祿。舉

薦那個沒用的醫生說畢。匆匆上輿而去。自是西太后連日不懌。宮眷們稍有不周。便遭他訓斥。就是德菱姊妹。也不能免。德菱暗想。這老太后沒有長性。自己入宮時何等。邀寵以後。就漸覺平淡。近日雖爲着榮中堂事。不無鬱悶。然也不至遷怒至此。意欲藉詞請假出宮。回去又恐逢彼之怒。一時不便。啟齒只好小心謹慎。延挨過去。西太后性見一不意天公更會播弄數月不雨。鎮日裏燥塵飛揚。地土槁裂。異常乾地皮。西太后愁上增愁。悶上添悶。懶與人交談。一切有所稟報。動遭呵叱。嗣因旱魃未除。下旨齋戒。三日。又日去禱佛兩次。可奈茹素無効。祈佛無靈。西太后又命延長齋戒期。并飭光緒帝虔誠禱神。一直到了四月初旬。方見甘霖下降。浙瀝了一晝夜。一班趨承迎合的滿奴。又交頌太后感格神明。西太后纔有些高興起來。一日。光緒帝入內請安。西太后道。萬牲園不知怎麼樣。我擬親去看視。明日你隨我同往。光緒帝自然遵命。越宿。光緒帝奉西太后幸萬牲園。后妃宮眷們一同隨駕。侍衛宮監。差不多有數百名。園在西直門外。舊名三貝子花園。嗣因各使臣任滿回國。多採購奇禽異獸。入呈慈覽。宮中無處喂養。便借這園內畜牲。所以叫作萬牲園。園四周可十里。凡獅象虎豹等類。多用鐵柵爲

欄把他羈住。朝夕令人喂飼。經費由內務府撥給。各大臣因太后好奇。逐年有所貢獻。因此園中的禽獸越集越多。他如海馬、文犀、怪鱷、大蟒、獼猴、鼯鼠等類。無不搜集。還有各種名花、瑤草。亦一一移植。遂分作動物園、植物園。自新政舉行後。注重實業。又將植物園改名。作爲農事試驗場。招集官民子弟。學習農事。并命商人亦得入園設肆。振興農商當從普及入手。僅有此園。鳥足濟事。平時除太后入園。禁止閑人外。一任民人游覽。所以都中人士往來園中。到也絡繹不絕。園內亦有樓臺亭榭。最高樓約有數仞。名曰暢觀樓。聞係西太后命名。暢觀樓附近。有自在莊、幽風堂等。所有題額。亦由西太后御筆。各處建築。雖不及頤和園中的富麗規模。恰也宏敞。陳設很是精雅。又於園中鑿成一河。設有畫舫。可以代步。北人多乘輿。少乘舟。所以遊人至此。輒喜乘舟泛棹。游行一周。話休叙煩。單說西太后等到萬牲園。卽由管園的滿員。跪迎慈駕。既入門。西太后便命停輿。隨卽下輿步行。光緒帝亦卽降輿。隨着太后。所有宮眷人等。已早於園門外下輿趨入。大眾都擁着太后登堂。太后少坐。由園總管跪奉茶點。太后隨意食罷。照常例散給。卽起座道。我們先去動物園。當下令園總管導着。信步前進。猛聽得一聲奇吼。彷彿與雷聲相似。西太

后也爲一驚。顧園總管道：這不是獅吼嗎？園總管應聲稱是。西太后道：我們先去瞧獅子。園總管卽導至獅檻旁。但見獅威方發，大步往還，項中鬣豎，作一團張着大口，滴着饑涎。西太后回顧宮眷道：這個猛獸確是可怕，怪不得叫作獸王呢。宮眷相率稱是。西太后又道：從前中國畫師所繪的獅子形，統是全身有毛。我觀現在這獅，並不是這模樣子，所以百聞不如一見。宮眷又都應着是字。信手叙來無非學識西太后見德菱在列，便問道：你在法國時，有無看見獅子？德菱道：也是少見。西太后道：這獅子是非洲進來的。歐亞二洲想是少有呢。德菱道：非洲地近熱帶，所以猛獸最多。西太后點首，再向前行。有豹有象，豹文駁雜，最爲可觀。象係灰色，鼻甚長，兩牙外露。喜食瓜果。及看到虎欄，有小二虎蹲地睡着。西太后道：這虎很是瘦弱，莫非月糧不足麼？看守的人伏地奏道：虎喜食肉，每日飼他不足一飽，所以形容瘦削哩。西太后道：誰叫你剋扣虎糧？率獸食人未聞看守的覆奏道：並非剋扣虎糧，乃是虎不足食。西太后怒道：胡說！他不足食，何不增糧？復語園總管道：這虎須要飽飼，休教他餓斃。若是死了，要看守吏償命。人不如虎命園總管連忙應旨，又巡視過去，見有奇馬兩匹，一匹是項上多一足，叫作五足馬，一

匹是滿身五色形似柳條紋。叫作文馬。西太后道：這兩匹馬，煞是奇異。我一時失記，不知是那裏採來的。便問園總管道：你可知兩馬來歷？否。園總管跪伏於地，悚惶不能對。西太后笑道：你可謂得魚忘筌，專顧物體，不知物名哩。復轉問看守吏：也是蠢然無知。西太后道：你們都與牛馬相類，怪得不懂動物學。德菱聞言，恐遭問及，不便妄對。暗捏了一把汗。幸西太后只管前行，閱過了許多猴子，有藍面的，有紅面的，有黃面的，又有許多鼠子，形色也是不一。還有鱷魚兩尾，大蟒一條，鱷有水窖，蟒有鐵籠，所以不能肆毒。其餘如野熊、猩猩等類，統是世所罕睹。迤邐過去，聽得鳴聲上下音韻鏗鏘，有無數怪鳥聚集一處，四面用鐵網罩住，形狀個個不同。他若鸚哥、百舌等，或繫諸架上，或置入籠中，彩羽蹁躑，翎翮修潤。西太后目不勝賞，但說道：都非凡鳥，可惜沒有鳳凰也。你好算是人中鳳了，可惜是野鳳。鳳凰不是真鳳，鳳鳴盛不足鳴，亂有餘。隨語光緒帝道：我們到植物園去罷。於是相率轉趨出了動物園。李蓮英奏請太后上輿。西太后道：不如步行爲佳。當下移步前行，約數十步，即見奇花含蕊，琪草向榮，風吹百和之香，日映千重之錦，怡情悅色，豁目賞心。西太后老興陡增，步履益健。大家統還跟得上。只李總管年已將老，精力衰疲，走一步懶一

步。隨。行。數。里。似。乎。呼。吸。俱。促。痰。喘。交。乘。胡死西太后回顧道：你年紀尚不及我，奈何這般沒用！你緩緩走來，我們到暢觀樓去。李蓮英口雖應命，究竟不好落後，只得撐着兩足躑躅。隨上既到暢觀樓，西太后循梯而上，也不見什麼吃力。獨這位李總管已喘作一團。西太后特旨賜坐，自己憑窗遙覽，遙見葡萄滿架，桑葉成陰，便回語園總管道：葡萄可以釀酒，很是有用的植物。若蠶桑是中國絕大利源，此處種着桑葉，想係農事試驗場。有人指授蠶桑，今日試驗場的生徒到那裏去了。園總管道：今日適逢假期，又遇老佛爺駕臨，他們未奉懿旨，不敢迎謁，所以多趨避呢。西太后道：這也不必。蠶桑是最要緊的實業，大內亦有桑園，后妃等嘗采桑飼蠶，我至今嘗親祀先蠶，不敢愆悞。前年且命浙省撫臣招選湖州蠶婦數人入宮教習飼蠶的法子，并設立綺華館，另募機匠縑絲織紬，目前頗有成效。可見北地未必不宜桑，北人未必不宜蠶。所患在不肯學習呢。數語頗合至理園總管本沒有什麼才智，況是煌煌慈訓，不啻聖經賢傳，自然應聲維謹。西太后眺了一會，纔在樓上用些茶點，復命皇帝以下，隨便充飢，尋下了樓。至幽風堂小憩，見有商肆陳列，西太后親問物價，肆商跪陳數目。西太后向李蓮英道：這物價恰很

便宜我們所用的物件從沒有這樣賤價哩。李蓮英覆奏道：「這是民間所用貨物，低劣比不得宮中貴品。」明明浮冒恰說西太后不禁微笑。也知他是誑言又見肆中有食物陳着，便道：「他們的食物不知味道如何？」李蓮英又奏道：「他們的食物未必潔淨。」西太后道：「你們總是這般說，你不記得那年出走時麼？」果能時時記着中國亦能隨顧園總管道：「午牌將近，我們在此午膳，你去向廚子說，園中頗有菜蔬，不妨取來烹調。」菜根味長，比魚肉好得多哩。園總管即要出去。西太后道：「我們至自在莊午餐。」園總管應聲去訖。西太后便出了幽風堂。李蓮英又請太后乘輿，并言老佛爺不宜過勞。西太后道：「我愛園中景色，我所以來此一逛，聊解愁悶。」如坐在輿中，究竟不能自由，算甚麼閒遊哩。復照前步行，逐路眺賞，到了自在莊，日光將要晌午了。園總管已在莊中，指點廚役擺設盃盤。西太后道：「這裏寓鄉村風味，我們且作一會鄉人，一切肴樽求潔不求豐，宜雅不宜俗，何如？」園總管遵囑，每席不過八肴，只首席陳了十二肴。西太后瞧着道：「很好，此地不比宮中，大家坐食不妨。」於是西太后的上坐，帝后等分坐兩旁，宮眷等統在別席分坐。食過午膳，大家休息一小時。西太后命乘舟泛河，派坐了五隻畫舫，先後啓行。在園中

遠了一周。差不多有三四下鐘了。西太后興盡思歸。登了岸。上輿返大內。帝后等隨後入宮。不必細表。次日西太后臨朝。內務府呈上奏本。乃是海宴堂已經竣工。西太后攔過一邊。復由廣西巡撫岑春煊寄呈章奏。內是參劾巡撫王之春。及提督蘇元春。縱匪養癰。西太后語慶王道。王之春這麼無用。蘇元春想是疲老。不合統軍。現在練兵要緊。似這種麻木不仁的人物。須把他立即革職。方可儆戒別人。惟何人可以接替慶王道。奴才愚見。不如令柯逢時去任。桂撫提督一缺。還是叫馮子材接任。他是個老成宿將。哩。子材恰負盛名。柯公乃得撫缺。未免運動出來。西太后道。也好。就照此頒諭罷。此外尚有考取經濟特科一摺。西太后語慶王道。你去於近十日間。定個日子。并派員監試。及主試閱卷等。擬好了。候我裁奪。便是。當下退朝。次日便由慶王擬定試期。及主試監試閱卷等員。奏呈御定。西太后瞧了一遍。也不加參換。便發下禮部。明白曉諭。一班應試士子。屆期入場。大衆統想中。穀把生平所學的經濟。抒寫成卷。出場後。恭候揭曉。一等只取了九名。第一名乃是袁嘉穀。二等加倍算。取了十八名。後來袁嘉穀亦不見大用。徒然奪了錦標。落得一場空歡喜。想是不善鑽營之故。但西太后變法之心亦自此可見。西太后注重兵政。又加意理財。遂增設一個

商部叫慶王的兒子載振做了商部尙書。統務兒何將前時所立的路鑛總局歸併商部。並設立練兵處。命慶王奕劻爲總理。下置軍政軍令軍學三司。又頒佈大小各學堂章程。總算是除舊布新的見端。西太后復親至海晏堂。閱視一周。全殿都仿西式築造。殿內陳設的器具也都依着西式。心下到也喜歡。恐怕未必隨回宮語德菱道。海晏堂已經築就。照你所繪的圖形。大致無訛。將來召見外賓。便在這堂受覲。恰便當許多哩。德菱稱是。西太后道。我看這堂落成。便好宣召各使眷屬游宴一番。你仍替我們充着繙譯。可好麼。德菱遵旨。西太后便命外務部關照各使館。邀他眷屬入宴。於是美公使康格夫人。美參贊韋廉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夫人。日本公使尤吉德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爾密得夫人。法參贊勒利夫人。英參贊瑟生夫人。挈領一班隨員婦女。聯翩至海晏堂。只德公使杜揚氏。恰親身自到。當由西太后率同光緒帝。登堂受覲。德使杜揚氏帶了各女賓進見。兩下裏各有譯員。輾轉通詞。賓主統是快意。外務部總理奕劻也入堂陪賓。便邀各賓到旁室茶點。未幾卽陳酒肴。刀叉具備。盃盤雜陳。奕劻與榮壽公主作爲男女陪賓。應酬一切。統由德菱譯述。酒闌後。各賓都至太后處申謝。西太后復一

一接見。瞧着康格夫人後面。有一個青年女士。面目韶秀。身材更帶着三分嬌娜。恰與中國美人兒相似。不覺心愛起來。便指問康格夫人道。這是何人。康格夫人說是密司卡爾。西太后不能解。轉問德菱。乃知密司是西女。統稱猶中國所謂姑娘。卡爾是西女名。譯作中文。乃是一個克字。西太后問明後。康格夫人更令這密司卡爾行禮。西太后與他握手。又問他年齡幾何。擅長何學。密司卡爾答了數語。俱由德菱轉譯。西太后便道。姑娘精繪事。麼恰是難得。密司卡爾又答數語。復自德菱轉譯。係克姑娘要繪西太后慈容。送到聖路。易博覽會去。西太后聞這一語。恰有些遲疑起來。德菱窺透慈意。便奏道。外國帝后。統有肖像。每遇各處賽會。都把肖像陳列。使人瞻仰。克姑娘懇請臨繪。到也是一種好意。奏陳很西太后復沈吟一會。方道。我也破例一試。由我們擇了吉日。邀他來繪便了。各女賓纔一律辭出。西太后便旨飭欽天監。選吉繪容。這事是清代創例。滿洲舊俗。必須帝后升遐。方繪遺容。此次臨繪生前。由欽天監格外慎重。特將西太后年命。按時合日。方揀了一個黃道良辰。令克女士在海晏堂開繪。後人有詩咏道。

朱丹繡鬪大秦妝。緹壑人來海晏堂。高坐璇宮親賜讌。寫真更召克姑娘。

欲知肖像繪成。曾否攜入博覽會。且看下回分解。

讀司馬長卿上林賦。知長卿用意。在規諫漢武。非侈述草木禽獸。以自矜其美博也。本回述萬牲園動植各物。並非捏造。著書人曾親歷其境。所陳各物。不過撮舉大凡。已覺無奇不有。而寓意恰暗。藏諷刺國帑空虛。司農仰屋。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乃尙欲歲糜款項。以參無用之禽獸。是亦可以已乎。且儀鑾殿被焚後。即改建海晏堂。備召見外賓之用。海晏未必果晏。而所費又不可勝計。試思清宮歲耗。何一非窮民膏血。禽獸可已。而不已。土木可已。而又不已。民脂有盡。上欲無窮。是猶欲挽貧返弱。亦何異南轅而北轍也。至夾入新政二三條。雖是依時穿插。亦皮裏陽秋之筆。

第二十七回 畫戰域中立布條規 斥臺官西巡關妄語

却說克女士應召入繪。爲西太后畫油像。形容態度。很是相似。約數日。即已告成。呈諸西太后。西太后道。虧他描摹。差不多。是拍照呢。原來西太后平日。已拍過數次照像。朝服便衣。各式都備。或獨自一人拍影。或挈著后妃等合照。就是德菱姊妹入宮。西太后亦同他照過。且有一張漁家裝束。亦與后妃人等並拍。煙蓑雨笠。孤棹扁舟。頗脫盡宮

聞習氣。乃是在頤和園昆明湖中照的。西太后很是欣慰。晒印了好幾頁。隨處懸挂。後來流傳京外。各直省都仰慈容。這也不在話下。單說西太后瞧了油像。重賞克女士。克姑娘謝過西太后。陛辭而去。西太后以所繪油像。送往博覽會。應鄭重將事。遂命外務部豫備典禮。送一油像都要預備盛儀好奢甚矣外務部無可援例。只好把西太后遊幸的禮節。模糊參酌定了一個非驢非馬的禮節。非驢非馬四字妙呈入候核。西太后也不管什麼總教形式體局面。堂皇便好。照准。惟擬定禮節中。有用黃輿恭奉肖像。送至火車。西太后因用輿。鼻像幾如喪儀。爰將此條刪去。改用外部人員雙手恭奉上用黃緞華蓋。作爲翊蔽。臨行時。皇帝以下。相率跪送。及經過城中。官民等亦須跪着。到了車站。王大臣等猶敬謹送行。如太后親往。一般外人見了這種儀制。統訝爲咄咄怪事。西太后恰快慰異常。還道是甚麼榮譽。一可發笑。外務部辦理既畢。忽接俄日啓釁消息。又嚇得魂膽飛揚。看官。你道外部諸公何故如此膽小麼。原來此事是爲着關東問題。與中國大有關係。小子於三十三回中。曾叙過中俄條約。俄允將東三省屯兵。分三期撤退。第一期只撤掉了幾百名。第二期非但不撤。反運入無數兵馬。駐紮吉林。外務部咨照俄使。俄使一味延

容○並○無○實○言○在○吉○林○的○俄○兵○只○管○斬○伐○森○林○興○築○兵○房○爲○久○屯○計○並○由○俄○國○特○派○阿○力○克○塞○夫○爲○遠○東○總○督○竟○來○管○轄○東○三○省○彷彿是英領印度清○廷○急○得○沒○法○復○電○飭○駐○俄○欽○使○胡○

維○德○速○與○俄○國○外○部○交○涉○不○意○過○了○數○日○覆○電○到○來○說○是○東○三○省○事○宜○要○與○俄○遠○東○總○督○直○接○商○辦○俄○外○部○不○肯○照○理○那○時○清○廷○只○好○電○命○奉○天○將○軍○增○祺○去○問○俄○督○阿○力○克○

塞○夫○阿○力○克○塞○夫○答○非○所○問○竟○要○將○滿○洲○地○租○令○增○祺○詳○細○報○告○增○將○軍○稟○覆○清○廷○清○

廷○王○大○臣○統○是○面○面○相○覷○那○個○敢○來○參○議○就○是○聰○明○絕○頂○的○西○太○后○要○想○再○宴○俄○使○并○

他○眷○屬○他○也○推○說○有○事○無○暇○入○宮○可見特別優待全然無益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英○

美○日○三○國○駐○使○聞○了○這○事○竟○到○外○務○部○探○聽○消○息○慶○王○奕○劼○見○風○使○帆○忙○與○他○商○議○邀○

他○幫○助○一○臂○日○使○建○了○一○策○乃○是○開○放○滿○洲○作○爲○各○國○通○商○場○英○美○兩○使○也○是○贊○同○奕○

動○依○言○照○會○俄○使○俄○使○模○稜○兩○可○只○說○要○請○命○政○府○方○可○作○覆○誰○料○他○延○擱○多○日○並○無○

回○音○那○遠○東○總○督○阿○力○克○塞○夫○反○得○步○進○步○遣○哥○薩○克○兵○六○千○名○直○抵○盛○京○居○然○把○盛○

京○地○方○改○了○新○名○令○居○民○遇○着○德○國○慶○節○悉○懸○俄○旗○日○本○因○俄○人○占○踞○遼○東○與○朝○鮮○逼○

近○有○礙○本○國○勢○力○遂○仗○義○執○言○自○與○俄○國○交○涉○迫○他○遵○約○撤○兵○前時俄代中國索還遼東此次日本亦代中國

收還關東可謂循環報應。俄國方有些注意起來。日本駐俄公使栗野氏與俄外部大臣藍斯道夫會商。俄駐日本公使羅笙也與日本外務省大臣小村氏協議。彼此辯論數次。日本的宗旨是要保全中國朝鮮的主權。俄國的宗旨簡直是先併關東後吞朝鮮。嗣將朝鮮方面讓與日本。獨東三省要歸俄國處置。與日本無涉。日本不肯照允。到第三次撤兵期。俄國不肯撤兵。毋庸細說。日本詰問愈亟。俄皇竟變起臉來。聲言日本陽托協商陰實挑戰。日人聞言大動公憤。一面徵兵籌餉預備決裂。一面命駐俄日使催俄外部限期。覆俄國逾期不答。日本遂暗遣軍艦直指遼東。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俄駐旅順口水師提督司塔氏因家眷生辰開筵宴客。屬下武弁統至提督行轅祝賀。賓主酬酢很是歡躍。到晚設跳舞會。興致尤酣。大家正手舞足蹈。忽聞礮聲震彈丸雨飛彷彿如天崩地塌。山鳴海嘯。一般頓時人人驚詫。個個倉皇忙令軍士探報。回稱日本軍艦已來攻旅順口了。武弁等立即出轅歸船接仗。不意已有數兵艦被敵擊沈。餘艦雖早已戒嚴。究竟變起倉猝。一時不及對手。等到武弁回船開始還擊。已被日兵佔了先着。虧得事前尚有預備礮彈等均已配齊。還好勉強支持。否則全軍覆沒。旅順

口早已失陷了。着便如所言兩下相持一小時。日艦竟退去。次日日本巡洋艦三艘往來游弋。俄艦正要開砲轟擊。日艦復馳還。過了一點鐘。日艦如牆而至。列着黃金山下。開砲猛攻。俄艦裏面的礮力不及日艦的劇烈。互擊了一小時。俄艦沈沒一艘。受傷六艘。日本只失去魚雷船一隻。餘艦都安然退去了。忽來忽去這是日人狡猾處這番攻擊已是宣戰的開手。兩國調兵遣將。原是起勁得很。只戰線在遼東地方。本係中國土地。被兩國鏖鬪起來。勸無可勸。阻無可阻。遼東百姓又是晦氣西太后聞得此信。愁悶萬分。只得與慶王奕劻等朝夕商議。三個縫皮匠。比個諸葛亮。竟參照萬國公法。擬出一條局外中立。來什麼叫作局外中立。他國宣戰。此國作壁上觀。無左右袒。便是局外中立的意旨。但日俄交戰。是在中國境內。比不得海外各國。宣告中立。是堂堂正正的。所以法學家研究這事。乃是局部中立。若稱爲局外中立。還是掩耳盜鈴的說話呢。語有根柢清廷既擬定中立。便照會日俄兩國。略說兩國同爲友邦。重以親交。當依局外中立例處置。已通飭各省一體遵守。且嚴飭地方官保護商民。教徒。惟盛京及興京。爲陵寢宮殿所在。應令該將軍敬謹守護。所有東三省的城池官衙。人命財產。兩國皆不得損傷。原駐中國軍隊。彼此

各不相犯。各省及邊境內外蒙古。統照局外中立例辦理。兩軍隊各不得侵越。若闖入境界。中國當出兵攔阻。不得以失和論。嗣後不論誰勝誰敗。東三省的疆土權。仍歸中國。自主不得佔據。云云。一面飭南北洋張貼告示。曉諭兵民。共列十餘條章程。無非是禁止干預戰事。接濟軍火。租賣艦隻。借給款項。代探消息。幫運兵械。私售糧食等情。嗣接到駐日楊欽使電文。報稱我國雖守局外中立。據日本外部意見。邊防總須籌備。請朝廷速卽裁奪。以免貽誤。西太后遂卽降旨。命提督馬玉崑帶兵十營。駐守遼西。郭殿輔帶兵四營。駐守張家口。另派直隸旗兵五營。駐守錦州。淮軍三營。駐守新民廳。常備軍六營。駐守山海關。又調集各省勁旅。入衛神京。看似軍容很盛。實皆是場中傀儡。擺一虛架而已。各軍陸續到防。西太后心始少安。忽又由駐日使臣電達。日本外部照會。內稱日本軍隊。當謹守交戰法規。凡非敵國所有。不得無故損傷。貴國政府。儘可無慮。惟戰綫在貴國領域。日本有所措置。一依軍事上必需之件。非敢損貴國主權。實因地勢所限。不得不然。所有關於貴國官民。果確守中立規則。卽在戰鬪地域內。日本軍隊。亦當竭力保護等語。這一個照會。分明是指遼東爲交戰場。清廷不得已。與奉天將軍。酌定戰地界限規則九

條。通告日俄。并頒示中外。小子因這幾種規條。爲局部中立的左證。姑一一錄後。

(一)日俄二國。倘在奉省地面開仗。擬卽指定戰地。兩國開戰及駐紮之軍隊。只能在戰地限內。不得逾指定戰地界限之外。

(二)西自蓋平縣所屬之熊岳城。中間所歷之黑峪龍潭洪家堡老嶺。一面山沙裏。鑿雙廟子以東。至安東縣街止。由東至西。所歷以上各地名。分爲南北界限。限以南至海止。其中之金州復州熊岳三城。及安東縣街爲指定戰地。抑或西至海岸起。東至鴨綠江岸止。南自海岸起。北行至五十里止。爲指定戰地。兩國開戰後。凡戰地域內之村屯城鎮。免遭兵禍。

(三)兩國開釁。無論勝負。軍隊俱不得衝突。竄入指定戰地界限以外之地。如有侵及限外之地。殺傷人民。燒燬房屋。搶掠財物。以及一切損失。應由越限之國認賠。其戰敗之軍隊及受傷人等。無論行抵何處。我旣守局外。一概不能收留。

(四)此次指定戰地限內之地。但供兩國戰時之用。如勝負已分。軍事已竣。所有指定戰地。兩國兵隊。均各隨時退出。不得佔據。

(五)兩國宣戰以後。所有指定戰地限內。除日俄兩國外。其外無論何國兵隊。不得任意闖入。並屆時無論何國官民一切人等。如欲赴指定地方者。均應照章向華官請領護照。及沿途華官呈驗。方准前往。其不應前往之人。仍由華官查禁。

(六)人民財產。不免衝突。倘有損失。照公法應由戰敗之國認賠。如有無故殺傷人民。燒燬房屋。搶掠財物。何國所行之事。應由何國認賠。兩國開戰。我既守局外。所有界限以北之城市。應由我自行派兵防守。兩國軍隊。不得衝突。其在界限以南。即指定戰地限內。安東復州熊岳各屯。向有之巡捕隊。仍照舊駐紮。兩國不得阻攔。並不得收我軍械。如兩國定期開戰。以上各巡捕隊。均行調回各該城內駐紮。至省城外地面兵少。亦當酌調一二營彈壓。以免驚擾。俄人亦不得阻攔。收我軍械。

(七)兩國徵調軍隊。有必須由指定戰地限外地方經過者。不得逗留久住。糧食柴草一切日用之物。須該國軍隊自行備辦攜帶。以符我守局外之例。

(八)我既守局外。兩國開戰以前。開戰以後。均不得招募華民匪類。充當軍隊。

(九)如有匪徒竊發。在戰地限外者。歸華隊勦捕。其在戰地限內者。與何國兵隊相近。卽由何國勦捕。惟均不得越界。以免別滋事端。

(十)兩國如已訂定開戰。須將日期及在何處開戰。預先知照華官。出示曉諭。俾人民知避。

遼天蕩蕩。戰鼓鑿鑿。華歷除夕之辰。正日俄兩國正式宣戰之日。遼東所有殷富商民。統遷出戰綫以外。只窮苦百姓。無資移徙。不得已耐着性。拚着死。縮着身子。聽天由命。西太后恰也顧念民艱。不忍自娛。於光緒三十年元旦。停止慶賀禮。唯慈壽已屆七旬。王大臣等援例陳請。預備萬壽慶典。屈指尙有十月。那時應海晏河清。當卽奉旨。照准體面。是不可少的。奈遼東戰信。日緊一日。俄國派兵部大臣苦魯巴金。專任遼東總督。指揮陸戰事宜。又命海軍提督馬哈羅夫。到旅順口。指揮海戰事宜。日本海陸軍隊。煞是利害。一面掃逐仁川俄艦。專力堵住旅順口。一面從朝鮮進兵。先與朝鮮定約。令作爲日本保護國。所有外交軍政。歸日本處置。看官曾記得馬關條約麼。馬關條約第一條。便是朝鮮自主。應二十。此次因日俄交戰。不費什麼兵力。只藉口假道。輕輕的將朝鮮主權。

篡取了去朝鮮本亦宣告中立至此驟然取消朝人還道是日本羽翼可以高枕無憂亡國奴劣性如此那知全國版圖已入日人掌握日人就通道鴨綠江仗着一股銳氣驅逐俄兵并將九連鳳凰二城盡行佔據俄海軍提督馬哈羅夫聞俄兵陸戰失利懊惱的了不得召集旅順口各艦磨令出口大有滅此朝食之氣勢巧值日將南澤安雄帶了水雷驅逐艦分作甲乙二隊來攻旅順兩下相遇於老鐵山南頓時礮對礮槍對槍彈對彈撲通撲通的互擊起來那時從烟火迷離之中望見日俄主艦各已受傷日將南澤安雄面上受創鮮血淋漓尙是揮旗力戰日艦見主帥受傷蟻附而來攻擊愈猛馬哈羅夫自知不敵遂收兵退還這場海上的惡戰日兵又獲勝利南澤氏蒙賜金鶴章各艦隊亦邀賞賚當下軍心益奮恨不得立下旅順過了數日復整率艦隊再攻旅順被俄艦擊沈福井丸一艘船長廣瀨武夫死難餘艦纔退又越數日兩軍又接戰於黃金山下俄督馬哈羅夫奮勇當先直衝日陣不意一聲怪響船竟被裂海水湧入船中霎時間竟致沈沒馬哈羅夫無自逃遁竟率領全船兵役朝見海龍王去了涉筆成趣原來日兵已暗埋魚雷俄督不及預防遂致罹禍俗語有道蛇無頭不行那時俄艦相

率○慌○亂○日○艦○越○加○得○勢○眼○見○得○日○勝○俄○敗○虧○得○俄○艦○中○有○親○王○幾○利○爾○忙○下○令○收○隊○方○得○回○港○幾○利○爾○也○受○了○幾○彈○總○算○不○中○要○害○性○命○還○得○保○全○爲○此○一○戰○俄○艦○已○成○餘○燼○不○能○再○出○堵○截○只○好○死○守○旅○順○專○待○援○兵○這○捷○音○傳○達○清○宮○西○太○后○正○自○慶○慰○日人得勝何足自○忽○慶○王○奕○劻○入○宮○求○見○報○稱○俄○兵○闖○入○遼○西○凡○新○民○屯○溝○幫○子○白○旗○堡○梁○家○屯○廣○寧○雙○台○錦○州○等○處○統○有○俄○兵○蹤○跡○擅○奪○糧○食○馬○匹○現○日○使○正○來○詰○問○應○請○旨○辦○理○方○好○西○太○后○道○你○爲○外○務○部○總○理○何○不○致○電○胡○使○令○他○與○俄○國○交○涉○奕○劻○道○奴○才○早○電○飭○胡○使○胡○使○覆○電○謂○俄○政○府○遇○事○推○諉○要○我○國○與○他○前○敵○大○員○自○行○協○商○奴○才○再○照○會○俄○使○俄○使○置○諸○不○理○這○事○未○免○棘○手○了○西○太○后○道○且○電○令○增○祺○與○他○遠○東○總○督○交○涉○何○如○奕○劻○領○旨○而○退○西○太○后○自○嘆○道○我○前○時○原○想○定○都○西○安○被○中○外○逼○我○回○鑾○致○受○各○種○驚○嚇○如○今○後○悔○無○及○了○這○句○話○也○不○過○一○時○太○息○偏○宮○中○無○知○的○太○監○竟○傳○將○出○去○頓○時○一○傳○十○十○傳○百○都○中○謠○言○蠶○起○爭○說○西○太○后○又○要○西○幸○太后想是西司命所以專事西顧連○各○國○駐○華○公○使○也○紛○紛○照○會○外○務○部○請○兩○宮○切○勿○西○行○牽○動○大○局○若○俄○日○破○壞○中○立○我○等○亦○當○出○阻○外○務○部○覆○稱○並○無○是○事○誰○意○御○史○汪○鳳○池○還○似○睡○夢○未○醒○上○疏○諫○阻○西○巡○事○當○奉○旨○申○飭

道。

現在日俄兩國失和。並非與中國開釁。京師內外。照常安堵。何至有西幸之舉。御史汪鳳池以無據之辭。輕率奏陳。實屬不明事理。着傳旨申飭。嗣後如有妄造謠言。淆惑衆聽者。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御史一體嚴拿懲辦。以靖人心。欽此。

這諭下後。又命奉天吉林兩將軍。確守中立定約。毋庸瞻徇。這是仗着各孰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滬上黃浦灘頭。又有一俄艦出現。日使又來詰責外務部。正是

強國有公法。弱國無公法。交涉日益艱。何不一憤發。

畢竟外務部如何處置。容待下回說明。

日俄交戰於遼東。中國僅守局部中立之例。坐視遼疆震動。遼民流離。不敢爲之過問。可恥也。以我所固有之遼疆。我所久隸之遼民。不能直接安撫。反仰仗他人鼻息。歸其保護。尤可恥也。俄勝則遼東危。日勝則遼東亦未始不危。乃沾沾於日人之勝。竟視爲中國幸。專懷他人之慨。愈可恥也。日兵方戰勝遼東。俄兵竟闖入遼西。西太后且悔回鑾之失策。至於宮監洩言中外共聞。勸阻之照會頻來。規諫之奏章復上。

雖曰訛以傳訛而西太后之輕視社稷情可知矣。況日俄戰爭仍爲拳亂之結果。西太后不悔信邪任佞之非。反以羈身西安。可免驚嚇。曾亦思我能往寇亦能往。豈關中果爲天險。足杜戎馬之足耶。視身太重視國太輕。書中已隱露端倪。閱者可於夾縫中求之。

第三十八回 萬壽屆期力辭徽號 五臣歸國特降綸音

却說外務部接到日使照會。正擬電達南洋。查明虛實。適南洋大臣來電。也是爲着此事。請外務部速與交涉。外務部只得又照會俄使。俄使答詞甚妙。據言爲保護僑商起見。外務部竟無以應。轉把俄使言通知日使。好教我左
右做人難日使堅持不允。竟電致本國。也派兵艦赴滬。滬上商民正因俄艦到來。非常驚駭。不意又來了日艦。同泊黃浦灘頭。那裏還敢安枕。幸各國駐滬領事。以日俄兩艦寄泊一港。不無生釁。遂援照萬國公法。迫俄艦卸去軍裝。歸中立國看管。於是俄艦無可奈何。只得照允。日艦亦退了去。纔得無事。唯遼西一帶。俄兵尙是往來。奉天將軍增祺。去謁俄遠東總督。他竟托病不見。增祺束手無策。猶幸是日兵連戰得利。入金州。進營口。下牛莊。據析木城海城等處。復西

北攻遼陽。擊敗俄人。把遼陽城亦佔踞了去。并將南滿洲鐵路一律拆毀。杜絕俄軍出入。俄人自是不敢南來。清廷王公。又私相慶賀。西太后也稍稍放心。醜譚料西藏又生事端。達賴喇嘛。被英兵迫走庫倫。原來西藏與印度毗連。藏印時有齟齬。曾由清廷特派專使。與英人訂立藏印條約。先後凡兩次。達賴不願遵約。久未履行。英將榮赫鵬。遂帶兵入藏。藏人不能拒。由他攻入拉薩。達賴只得棄藏北遁。榮赫鵬竟與藏衆。私立條約十款。要將藏境屬英保護。駐藏大臣有泰。飛電清廷。清廷纔得聞知。一面令有泰力阻畫押。一面派侍郎唐紹儀。由印度入藏查辦。紹儀陛辭去訖。西太后因交涉日繁。鎮日裏住着宮中。連頤和園也無心遊覽。每當退朝餘閑。向佛拜禱。默祈中外和平。婆子氣總免。奈天心總未悔禍。西藏事尙遠隔天涯。遼東事恰近在眉睫。一天一天的愁悶。過去竟要到萬壽誕辰了。王大臣等預備典禮。已早辦妥。并聯銜上摺。請皇帝再上太后徽號。光緒帝此時如木偶一般。所上奏摺。都由西太后親覽。西太后瞧到此摺。不禁歎息道。我命生得這麼苦。除四旬壽辰外。五旬遭中法戰爭。六旬遭中日戰爭。今年七旬我國並未與人開釁。偏偏日俄兩國失和。宣戰竟將我國的遼東作爲戰場。看來萬壽

期。屆。大。家。又。無。心。祝。嘏。我。也。不。願。受。賀。還。要。加。什。麼。徽。號。隨。親。書。硃。諭。道。

值此時事多艱。日俄兩國兵事未定。我東三省境內人民。方在流離顛沛之中。廣西叛匪披猖。生靈屢遭荼毒。其餘完善各省。亦復疲于捐派。民力難堪。滿目瘡痍。深宮無日不爲引疚。豈尙忍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逸豫。所有萬壽典禮。均應從省。及皇帝請加上徽號。亦毋庸舉行。總之皇帝當以圖治安民爲孝。諸臣當以匡時體國爲忠。宵旰憂勞。正宜交相咨儆。內外臣工。其各修職業。各矢血誠。於籌餉練兵興學育才。以及農商工藝諸要政。凡有裨於民生者。合力振興。切實整頓。用以宏濟艱難。俾天下蒼生。咸樂昇平而躋仁壽。是則予之所厚望也。特諭。

寫畢。便召入慶王奕劻。將硃諭交他頒發。慶王還說是日俄開戰。於我國無涉。請太后不必鳴謙。西太后不允。奕劻纔奉諭出走。到了內閣。便命辦公人員。添上朕奉皇太后懿旨等字樣。照例發出。王大臣見了這諭。都道。似太后的溫恭儉讓。正是古今罕有的。奕劻轉入外務部。適有日本使館。送到照會一角。不由的出了一驚。忙展開一瞧。乃是俄國波羅的海艦隊。遠航東來。請中國沿海戒嚴等語。還好心中一想。幸還沒有甚麼

交涉不免稟報太后請旨飭沿海各省嚴守中立條規。毋使俄艦入境。旨下後。沿海疆吏自然嚴行防範。過了數日。已屆西太后壽期。宮廷內外。統是高搭彩棚。懸燈結綵。滿天都用黃緞遮蔽。就是那普天同慶萬壽無疆的字樣。也多用黃緞組成。還有一切陳設。無不精妙。花花色色。光怪陸離。祝嘏這日。一班王大臣。統隨着光緒帝。盛行慶祝。禮比甲申甲午兩年格外繁備。不勝殫述。這叫作無名有實小春一過。倏忽殘冬。日本海陸兩軍。前後圍攻旅順。俄國守將。援絕糧盡。只好通款乞降。日軍收了旅順。至次年春間。又佔了奉天省城。養精蓄銳。專待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到來。與他廝殺。波羅的海。在歐洲北部。乃是俄都聖彼得堡領海。此次發艦來援。須遠道大西洋。通到太平洋。沿途所經。都是中立國境界。無處寄泊。就使船身堅大。鎮日在大洋駛行。差不多似一葉芥舟。那日本國消息。很靈。俄艦隊到一處。日偵探即報一信。待航到中國海濱。已與日本海相近。日本仿堅壁清野的計策。將所有高大的艦隊。盡行藏伏。專用狹小的漁雷艇游弋海中。作爲誘敵的疑兵。日人俄艦自數萬里到來。一股銳氣。早已中衰。既入日本海軍威早鍛海道。又是未熟好像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稍識兵法的旁人。已曉得俄艦無幸了。

確犯兵家之忌。俄艦到了對馬峽。乃是日本要口。天然險要。莫能逾越。日本海軍看他惘惘進來。把誘敵各艦收入峽中。俄艦守候兩日。並無對仗的敵船。放出一陣大炮。也沒有還擊的礮聲。那時進退兩難。只好冒着了險。闖入峽口。孰意船甫入峽。四面八方的日艦霎時齊集。你一炮。我一炮。都望俄艦轟擊。俄艦雖開炮還擊。奈日艦多是狹小。往來甚捷。所射彈子。十丸中不着一丸。那俄艦恰是很大。每被敵炮擊着。彷彿是虎入犬叢。虎一犬。百犬攢繞。一虎任你如何勇悍。也被羣犬所欺。當下酣鬪一場。俄艦弄得麻木不仁。鐵甲半被洞穿。艦隊又多受傷。戰無可戰。遁無可遁。沒奈何束手歸降。做了俘虜。俄國到此地步。已是不能再戰。恰好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出來調停。勸兩國停戰休兵。就借美地朴子茅斯。爲兩國專使會議場。彼此開議。日使小村氏提出議案。一要俄國償還戰費。二要俄國承認朝鮮主權。三要俄國割讓樺太島。四要俄國讓與旅順大連灣租借權。五要俄國撤退滿洲兵。六要俄國承認保全清國領土。及開放開戶。七要俄國將哈爾濱南邊的鐵路。讓與日本。八要俄國將海參崴的幹綫。作爲非軍事鐵道。九要俄國竄入中立國軍艦。交與日本。十要限制東洋的俄國海軍。十一是要俄國讓與

沿海州的漁業權。俄使槐脫。便把十一款。允了七款。只第一第三第九第十共四條。堅持不允。嗣經美大總統。代爲磋磨。將樺太島南半部。讓給日本。餘三條。一概取消。和議乃結。全約公布以後。東三省中的俄兵。總算盡行撤去。無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南滿洲一帶。統入日本勢力圈。北滿洲一帶。俄人尙橫行無忌。從此中國的東三省。不啻爲俄日平分。只表面上稱作中國版圖便了。中國只顧全虛名西太后聞俄日修和。東三省土地。歸還中國。忙遣使致謝日本。且時常與德菱女士談及國勢。不在大小。總要兵力強盛。小亦可以敵大。日本國小。恰能戰勝絕大的俄國。我國如趕緊練兵。或亦能返弱爲強。不畏外人。舍本逐末之言。德菱恰奏稱。兵不在多。在乎同心協力。日本宣戰時。全國上下。無不視國如家。男子固荷械從軍。女子亦脫簪助餉。所以得此勝仗。西太后聞言。亦不加可否。嗣聞一時輿論。多說日本因立憲而勝。俄國因專制而敗。中國極應仿效日本。將君主專制政體。改作君主立憲政體。庶幾可以圖強。西太后亦置諸不理。惟自日俄戰爭以後。嘗移居宮禁中。藉示鎮定。至此因時事和平。仍常駐頤和園。遊玩消遣。奈主張立憲的言論。日盛一日。起初不過都下閑談。後來竟時形諸奏牘。西太后迫於衆

議也只好勉力從新。於是廢弓箭。停科舉。考試出洋學生。贖回粵漢鐵路合同。又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作爲維新標準。京內外人士。喁喁望治。總道西太后自悔前非。更張舊轍。不知他如何刻勵。如何勤勞。誰知西太后從容不迫。頤養自娛。想是能人。不忙。登山泛湖。抹牌擲骰。午後昏黃。且橫陳一榻。把阿芙蓉膏作爲延年益壽品。怪不得鴉片流毒。屢禁不絕。一日正在吸煙。驀聞一聲怪叫道。老佛爺不好了。革命黨來了。西太后擲煙起牀。忙問道。你說什麼。那人復道。正陽門外來了。革命黨亂放炸彈。將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一一炸傷。西太后驚道。這還了得。說着時。瞧那稟報的人。乃是一個值園的太監。隨又道。你不要妄報。你去探聽的確。再來報聞。太監自去。西太后嘆道。康逆尙未拿獲。孫逆又來鬧事。真是可恨。看官。這康逆是康有爲。前文概已叙過。無庸細表。那孫逆恰是何人。不得不略略表明。當時有一個排滿興漢。鼓吹革命的大首領。姓孫名文。字逸仙。號中山。籍隸廣東香山縣。幼時在教會學堂讀書。便已領畧那博愛平等的訓詞。嗣又投廣州博濟醫院。學習醫術。轉入香港推利士醫院。學術大進。畢業後。他就借行醫爲名。暗中結識同志。隱圖革命。後來立了一個興

中會自己做了會長。竟湊集資本。向外洋去購槍械。擬奪廣州爲根據地。冤冤相湊。密謀竟洩。粵大吏嚴密緝拿。虧得孫文先行走避。航海去英。嗣後被駐英使臣龔照環誘入館中。將他拘住。又由英人康德利與孫有師生誼。替他設法救出。孫文雖經蹉跌。毫不膽怯。越發冒險進行。有爲者自是游歷外洋。遇着僑居的華民及留學的志士。每與他談說滿清的壞處。革命的要事。有幾個相信的。便加入會中。願効死力。還有幾個富翁。慨允助餉。只因中國沿海。邏察很嚴。一時不便進來。只好與從前幾個好友。暗地通信。粵人史堅如。想去借粵督德壽的頭顱。被德壽覺着。把他的頭顱借去。中國第一次革命流血。要算這位史烈士了。過了一年。湖南志士唐才常。又想發難。機謀未密。死在張之洞手中。粵東三合會首領鄭弼臣。在惠外府起事。復遭失敗。嗣又有湖南人黃興。邀了同志萬福華。潛蹤上海。刺殺故桂撫王之春。險被拿住。正法。黃興命不該絕。經問官查無實據。釋獄東去。浙江人蔡元培。章炳麟。四川人鄒容。組織會社。高談革命。江督魏光燾。飭上海道密捕。蔡走脫。章鄒被逮下獄。鄒病死獄中。章後得釋。此次五大臣奉命出洋。受親友的歡送。餞宴數日。方出京城。至正陽門車站。突遇炸彈爆裂。烟霧飛揚。

五人中跌仆二人。一是載澤。一是紹英。經僕役攙起。幸喜沒有隕命。不過受着一些兒微傷。慌忙抱頭趨回。只那放彈的人自己。已燒得焦頭爛額。倒斃車站。當由警察收檢屍身。在袋中覓得名片。乃是姓吳名樾。字孟俠。皖北相城人。看官不必細問。想總是個革命黨了。直截了當西太后聞宮監言。尙是虛實未明。旋由慶王奕劻入報。纔知受傷只有二人。忙命奕劻擬諭。飭京城內外。嚴索黨人。戒嚴了好幾日。沒有第二個革命黨。那時西太后再促五大臣出行。偏這徐世昌紹英。不願奉命。沒奈何改派尙其亨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擇了一個吉日。往遊外洋。途中頗幸安穩。虧得揀定吉日從日本轉赴美國。又到英德。吸受了好些新聞。便從海外郵遞一摺。請西太后改行立憲。期以五年。西太后也似信非信。只降了一道懿旨。命政務處王大臣妥籌立憲事宜。復設考察政治館。延攬通才。悉心研究。慎擇中外可行的政治。酌纂成書。隨時進呈。候旨定奪。一面設巡警部。令徐世昌爲尙書。設學部。令榮慶爲尙書。徐世昌請將綠營改爲巡警。榮慶請宣示教育宗旨。以忠君學孔爲綱。尙公尙武尙實爲目。俱蒙西太后允行。只西太后注重兵政。特派袁世凱鐵良爲秋操閱兵大臣。至河間閱操。自是垂爲常例。至三十二年。

五大臣從外洋歸國。各大臣多至車站歡迎。既入京。當由西太后召見。極陳立憲的好處。與不立憲的弊端。西太后無可無不可。再諭令政務處大臣。共同會議。大家叙論一番。決定籌備立憲。五大臣又分陳數摺。政務處亦會陳一摺。乃于七月十三日。頒發預備立憲的詔旨。其詞云。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爲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日久相仍。日處險危。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簡派大臣分赴各國。考查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闕。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護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衆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府。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

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着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爲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預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頒諭的第二日。卽派鎮國公載澤。大學士世續。那桐。榮慶。貝子載振。尙書葛寶華。徐世昌。陸潤庠。壽耆。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及直隸總督袁世凱。會同編纂官制。由奕劻孫家鼐。瞿鴻禨總司核定。大家振刷精神。參酌中外。草創的草創。討論的討論。先將官制釐訂起來。正是

觀政已歸籌立憲。任賢未就且論官。

欲知釐訂官制情形。且俟下回續叙。

自西太后垂簾聽政後。每遇萬壽周旬。輒有中外變故。當時有以慈壽爲不利者。不知此正天之所以儆西太后。令知戒滿防傾之理。勉其自抑也。西太后之辭上徽號。第出於一時之憤懣。而誠意未嘗貫注。迨至日俄停戰。卽駐園自逸。頤養。天年。其媿安苟且之心。可見矣。至若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憑數月之游歷。卽以爲瞭明西政。可以吸取文明。天下事寧有若此易易者。且降旨籌備立憲。徒以釐訂官制爲入手之方。猶是尸居餘氣之庸臣。易其官不易其人。何足濟事。是殆諺所謂換湯不換藥者。總之西太后一生之誤。誤於驚虛。誤於崇華。又誤於好奢。好逸。矜才。使氣。至老不悟。而清社卽隨之而亡矣。可勝慨哉。

第二十九回 納歌姬言路起風潮 防黨人政府頒憲法

却說清廷王大臣等。奉旨釐定官制。忙碌了幾十日。方把京中官制。擬就草案。呈與總核大臣核定。慶王奕劻。暨瞿中堂。鴻璣。孫中堂家鼐。彼此商酌。略加改削。然後會銜上奏。奏中大意。是分立法行政司法爲三部。立法部應屬議院。因在籌備時候。議院未設。暫設資政院。以作立法機關。行政部專屬內閣各部大臣。內閣設總理。各部尙書。分司

部務合參閣議。部有外務、民政、度支、吏禮、學法、陸軍、農工商、郵傳、理藩諸名目。民政部即係巡警改名。度支部即係戶部改名。陸軍部即係兵部改名。農工商部即係商部改名。郵傳部即係工部改名。法部由刑部改設。司法事宜專屬法部。另設大理院任審判。以法部總其成。此外有應增應減各員。均一一聲明。共列清單二十四件。并呈慈覽。迨至上諭頒發。竟把要緊的內閣問題作爲罷論。宗旨先誤其餘各員除各部新名外亦多有參改。朝臣雖未免詫異。究竟王言如綸。不便反抗。只好嘖嘖私議罷了。京官已經定制。又奉諭釐訂各省官制。免不得又有一番手續。起草各員因此事關係各省疆吏。屢拍電文與商。各省疆臣互生了一回議論。結果是由京中解決。凡各省督撫下設布政提法提學三司。交涉煩多的直省。增設交涉使。有鹽的直省。留鹽運使。或鹽法道及鹽茶道。所有分巡分守各道員一律裁汰。各府州縣公牘直達督撫。不必由司道間接。以省轉折。是爲外省行政的大凡。每省各設審判廳。置審判官。受理訴訟案件。受成於提法使。是爲外省司法的大凡。至若外省立法。俟選舉議員。開設諮議局後。方有專責。議既定。照例申奏。奉詔允行。且命先由東三省開辦。各省依次推行。載澤等復將各隨員日

記。哀錄成編。分門纂輯。共成書六十七種。都一百四十六冊。又蒐採東西文政治書籍。得四百三十四種。均咨送政法館。藉備採擇。亞東的老大帝國。幾乎革故鼎新。大有振興氣象。神非似政務處又奏定禁煙章程十條。限種罌粟。分給牌照。勒限戒癮。禁開煙館。清查煙肆。特製戒煙丸。廣設戒煙會。責成紳董。勸導嚴禁。官員吸食商禁。洋藥進口。所有禁煙事宜。釐然並舉。西太后且嗜吸鴉片為在朝的大員。鎮日研究法治。期挽時艱。在野的革命黨。偏聲東擊西。聲西擊東。越發來的利害。適值江西萍鄉縣鬧荒。革命黨伏處湖南瀏陽縣。聞這信息。遂暗中與萍鄉通綫。叫他起事。萍鄉礦工。居然發難。瞎鬧了一會。子卒被官軍擊敗。瀏陽的革命黨。正擬到江西接應。一聞敗耗。料知不能成功。也潛蹤遁去。西太后因黨人時發。頗加憂憤。左思右想。定了一個計策。便召進慶王奕劻。擬升孔子為大祀。奕劻莫明其故。又不好細問。便應聲出來。翌日。即降下一道諭旨。略稱孔子至聖。德配天地。萬世師表。允宜升為大祀。以昭隆重等語。看官試想。清廷正在取法外洋。籌備新政。為什麼把至聖先師。擡將出來。格外崇隆。這是西太后因孔子微言多主尊君革命。黨輒懷無君主義。若舉孔子去壓革命黨。庶幾人心免致煽惑。革

命黨孤立無援。自然失敗。這也是無策中的一策呢。孔子非全然尊君禮運大同之說。可易人。心耶。流光如駛。忽又是光緒三十三年新春正月間。照例慶賀。粉飾承平。恰也無事可述。二月間亦無甚變故。只死了郵傳部尙書張百熙。頗少一位通達時務的大臣。卹典從優。予諡文達。毋庸細表。到三月間。改奉天將軍爲東三省總督。將民政部尙書徐世昌簡放出去。命他實行新官制。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巡撫。奉撫特授唐紹儀。吉撫令朱家寶署理。黑撫令段芝貴署理。朝廷用人自有微權。那個敢去私測。就清廷諭旨作爲詞采。煞是得趣。不意未及一月。竟由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啟霖奏參疆臣夤緣親貴。引起一樁倚紅偎翠的公案。來這被參的疆臣便是署黑龍江巡撫段芝貴。本直隸道員。相傳慶王長兒振貝子曾奉旨查辦東三省事件。公畢回京。道出天津。少年公子性喜冶游。聞津沽素多歌妓。也思一去評賞。此時段道員正在天津。遂與振貝子同去聽劇游覽。了幾個戲場。聲色技藝。不過爾爾。振貝子擬起程回京。段道員恰雅意留賓。並陪至天仙園再行看戲。起初演了幾齣。也屬平常。後來見一花旦登場。唱了一聲梆子腔。已是滢。膽。絕。倫。到了臺前。身材兒很是娉娉面龐兒更加齊整。花不足喻其豔。玉不足比其

華這道神采射將過來幾乎把振貝子魂靈兒都攝將過去人少慕少艾吾於及看到

俏眼傳情柔聲作態的時候不由的拍案道顯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

段道員聞了這語料知振貝子已是中意便道這個便叫楊翠喜乃是津門第一歌妓

大名鼎鼎振貝子道果然名不虛傳至翠喜下場後來登臺的女伶就使有相像臺步恰沒

有相像歌喉就使有相像歌喉總沒有相像美貌振貝子又語段道員道曾經滄海難

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我們去罷兩人相偕趨出路上猶想像楊翠喜丰神彷彿國色

天香歷歷在目既至段寓就展衾高臥一時竟睡不着到朦朧睡去好似身在戲園中

領略美人顏色此謂之寤寐思正在高聲喝采猛聞一聲雞鳴把睡魔兒驅逐纔覺得

身在客邸一榻孤眠俄而紅日三竿方慢騰騰起床盥洗茗點不勞細說上午與段道

員談論楊妓籍貫方知是直隸北通州人家貧落濶轉鬻歌樓那楊妓生就一副珠喉

更兼姿性敏慧所有彈詞歌曲一學卽成旋復嫻習花旦妖容媚態冠絕一時津人愛

看花旦戲其時有協盛茶園迎合人情遂慫恿楊妓登臺引吭一唱靡靡動人一班戲

迷子弟無不稱賞不是戲迷實是色迷楊妓因戲界趨重椰子腔復隨時變通學成一口好椰子

天仙茶園班主遂重價聘請月出包銀八百金一登龍門聲價十倍那時楊翠喜三個大字幾已傳遍津門有目共知有耳共聞了下午又偕段道員同去聽劇越看越美越聽越嬌恨不得即日取來貯以金屋段道員瞧透情形有心迎合便向振貝子密談數語樂得振貝子歡動顏開大加感激翌日回京覆旨臨行時猶殷殷囑托段道員段道員滿口應允纔登車返京嗣因官制新更載振任農工商部尚書父子弄權聲勢赫濯京內外人員但教得他父子垂青無不立躋顯要振貝子指揮如意令出必行只與段道員所結密約尙無佳音未免生了缺望正擬致書詰責適接到天津來電照碼譯出乃是段道員飭送楊翠喜來京歡喜得不可名狀忙遣心腹訂定某旅館作爲楊美人行轅並飭至車站歡迎是晚楊美人已至京邸振貝子早待行轅一見了面似曾相識軟語纏綿當下擺酒接風對坐小酌一個是眉挑巨語賣弄風騷一個是心醉神迷竭情纏綵酒酣添興耳鬢厮磨就借行轅作爲舞臺配演幾齣枕頭戲耶貪女愛我我卿卿爲這一宵恩愛方了這數月相思一過數日便納入邸中可巧慶王壽辰段道員又送了一份厚禮差不多有十萬金此施彼報禮尙往來頓時恩旨下來擢段道員爲布

政使升署黑龍江巡撫。偏這趙御史喜事生風。竟拜本奏。參奉旨將段署撫撤去職銜。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切實查明。載灃係慶王的姪兒。孫家鼐係慶王老友。那有不護之理。兩人聯銜覆奏。把楊翠喜當作王家使女。說他捏詞參劾。任意誣讒等語。於是抗直不阿的趙御史竟挂吏譴奉諭革職。趙御史也沒有甚麼怨詞。言官恰爲他受屈頓時大譁。慶王奕劻未免不安。乃令振貝子上書辭職。西太后初尙不允。經慶王入宮面懇。纔將振貝子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及農工商部尙書等缺。默示通融。無如一班臺官還是你一本我。一摺請西太后曲恕直臣。西太后批駁下來。臺官雖無可奈何。總不免嘖有煩言。過了兩月。方奉旨復趙御史職。慈恩總算高厚了。獨慶親王奕劻面子上雖似優待。言官心中恰很是不悅。暗想大學士瞿鴻禨與趙御史同籍湖南。趙御史敢來參劾。恐怕是老瞿授意。自古說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瞿中堂全未提防。慶親王已設陷。穿湊巧郵傳部侍郎朱寶奎被尙書岑春煊劾。罷寶奎是奕劻心腹。奕劻那肯干休。竟哄動西太后出春煊爲兩廣總督。曾廣銓謀接寶奎遺缺。運動老瞿。老瞿轉向老慶關說。老慶不允。又薦爲順天府尹。也被老慶中阻。不願賢否專徇。情弊老慶固不

足責老瞿亦屬不合。廣銓恨甚。竟至中外報館中。登出一段新聞。無非說老慶貪賂。納賄賣官。鬻爵。這消息傳入老慶耳中。老慶如何不憤。一面上書奏懇。願開去各項要差。一面陰嗾學士。懽毓鼎。令劾瞿鴻禨。授意言官。暗通報館。陰結黨援。分布黨羽。四大罪。西太后也知慶瞿暗闕。只倚任老瞿。總不如倚任老慶。右滿左漢。莫能為諱。遂下旨慰留慶王。并命孫家鼐。鐵良。查辦老瞿事件。孫相素來見好慶王。自然把老瞿指摘一番。與鐵良會銜覆奏。西太后因平時眷注老瞿至此。亦不欲深究。只著令開缺回籍了却一件公案。王文韶見老瞿被逐。未免存了兔死狐悲的思想。且由老病纏綿。即上奏乞休得旨。允他。却整裝回杭。安享晚福去了。庸庸者。多厚福。不料皖江大起風潮。安徽巡撫恩銘被候補道員徐錫麟刺斃。錫麟係浙江紹興人。向與同志設光復會。共謀革命。他因無可下手。竟想了一法。釀賞捐一道員。指發安徽。到省稟到。恩撫委他辦陸軍小學堂。嗣又令為警察總辦。錫麟朝夕勤劬。很得恩撫器重。會值學堂將放暑假。有幾個陸軍學生。屆期畢業。校中行畢業禮。由恩撫親自驗閱。甫就坐。槍機一發。彈洞恩胸。恩撫當即暈倒。左右護軍。忙將恩撫負出。頓時秩序大亂。錫麟率了黨人陳伯平。馬宗漢。趨佔軍械所。官兵奉藩司

馮煦命統來圍攻。彼此轟擊多時。陳伯平中彈殞命。馬宗漢受傷被擒。錫麟逃匿鄰近。也被官兵搜獲。至督練公所審訊一堂。錫麟直認不諱。當由馮煦電達京師。請旨辦理。西太后勃然大怒。立飭就地正法。並剖心致祭。恩撫凌遲梟首等刑已經馬宗漢一同就戮。那時浙江巡撫張曾敫。迎合政府。忙飭紹興府貴福查抄徐氏家屬。貴福格外巴結。不但將徐氏家產抄沒入官。並查得女士秋瑾與徐氏有中表親。向亦通好。錫麟密謀革命。竟把他挈入府署。勒令實供。秋女士曾游學東洋。夙耽文墨。就訊時書了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貴福便當作供據。電稟張撫。請就地處決。張撫覆電准請。可憐這位秋女士也被綁至紹城軒亭口。俯首就刑。自恩撫被刺後。清廷親貴異常震悚。就是西太后也懊悶不已。沒奈何命內外各衙門。妥議化除滿漢畛域。又令汪大燮于式枚達壽。分赴英德日本。考察憲政。決計實行立憲。挽回人心。隨派溥倫孫家鼐為資政院總裁。沈家本俞廉三英端充修訂法律大臣。與禮部彙訂滿漢通行禮制。沈家本係中外刑律專門名家。時論尙稱得人。只溥倫是親貴少年。年止二十餘。驟長資政院。輿情多不滿。望仍不脫右會浙江為爭路事。又起風潮。先是滬杭甬鐵路與英國訂立草合同。

歸英人承修。蘇浙紳商不服。嚴拒外款。願由本省籌款自辦。經郵傳部侍郎盛宣懷。咨照英使。請廢前時草約。英使不允。兩省紳商益加義憤。各舉代表到京。堅請政府拒絕外資。嗣經政府通融辦法。分辦路借款爲兩事。路由本省人民自造。不足則再貸英金。爭路事乃少息。朝旨再命各省開辦諮議局。設立調查局。各部院均置統計處。新政迭行。奈革命黨氣燄越張。排滿的風聲越盛。上不以誠示下。下誰以誠應上。廣西邊徼的鎮南關。又被孫文黃興等合攻。奪去右輔山礮臺三座。險些兒把關陷落。還虧官軍聞風大集。一陣擊退。黨人纔得保全。雄關革命黨心終未死。仍向日本購運大批軍火。陰圖兩粵。事被粵東水師提督李準聞知。立遣寶璧兵輪管帶吳敬榮。在粵海邏察。吳管帶留意偵查。到光緒三十四年春季。果見有日本船一艘。名叫二辰丸。停泊海口。起卸貨物。形迹可疑。向他盤詰。該船主傲然不理。吳管帶上船搜檢。確有軍火裝載。又沒有准單。便將他扣住。帶回虎門。一面電告外務部。一面按照海關會審章程。請駐粵日領事前來會審。日領事不允。由外務部與日使交涉。日使越來得強硬。幾致決裂。外務部力屈計窮。只好命釋放二辰丸。謝罪懲官。并將扣留軍火。備價購取。纔得了結。弱國如此。可憐可歎。革命黨人黃

興復在雲南起事。佔據河口南溪等處。終以軍火不繼。敗投海外。清廷防不勝防。專從立憲上着想。特設憲政編查館。編定憲法大綱。於籌備立憲事宜。分九年進行。又訂就議院法選舉法。頒示中外。在下尙記得當時的諭旨道。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崇熙皇太后懿旨。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奕劻溥倫等會奏。進呈憲法議院選舉各綱要。暨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一摺。現值國勢積弱。事變紛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圖存立。非紀綱整肅。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進步而收實效。該王大臣等所擬憲法暨議院選舉各綱要。條理詳密。權限分明。兼採列邦之良規。無違中國之禮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諭。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之宗旨。將來編纂憲法。暨議院選舉各法。卽以此作爲準則。所有權限。悉應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憲法未頒。議院未開以前。悉遵現行制度。靜候朝廷次第籌辦。如期施行。至單開應行籌備事宜。均屬立憲國應有之要政。必須秉公認真。次第推行。着該館院將此項清單。附於此次所降諭旨之後。刊印謄黃。呈請蓋用御寶。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督撫府尹。

司道敬謹懸挂堂上。卽責成內外臣工。遵照單開各節。依限舉辦。每屆六個月。將籌辦成績。臚列奏聞。並著該館院王大臣切實考覈。在京言路諸臣。留心察訪。倘有逾限不辦。或陽奉陰違。或有名無實。均得指名據實糾參。定按溺職例議處。該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諱飾。貽誤國事。朝廷亦決不寬假。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內外臣工。同受國恩。均當警覺沈迷。破除積習。如仍泄沓坐誤。豈復尙有天良。天良汨久矣該館院王大臣休戚相關。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詎能無疚神明。總教祿位穩固金錢堆積管什麼負疚不負疚所有人民應行練習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該管衙門。在外由各督撫。督飭各屬隨時催辦。勿任耽延。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爲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時宜。一律辦齊。屆時卽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院之詔。凡我臣民。皆應淬厲精神。贊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會名義。藉端搆煽。或躁妄生事。紊亂秩序。朝廷惟有執法懲儆。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總期國勢日臻鞏固。民生永保承平。上慰宗廟社稷之靈。下答薄海人民之望。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這諭下後。又命廕昌端方。巡閱江南湖北的陸軍會操。藉示軍威。文治武備。一律舉辦。

總道是變法維新。可以扶衰起弱。誰料人心已去。天意難回。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忽有大星從西北來。掠過殿角。其聲若雷。尾長數十丈。光燦燦照廡楹。都下競稱爲怪事。小子有詩咏道。

潛龍韜晦已多年。母悍妻驕孰我憐。天上紫微星忽隕。屏皇劫盡促登仙。

畢竟星象主何應兆。俟小子下回叙明。

本回隨事鋪叙。宗旨在濫用親貴。空談憲政。慶王奕劻貪贓斂法。興國不足。亡國有餘。其子載振。少年漁色。乃任以管轄部務。督辦實業。彼一紈袴子弟。耳寧能知農工商各事者。以此而欲立憲。何異問道於盲。吾聞徐錫麟供詞。謂越立憲的快。越革命的快。夫清廷果真心立憲。則爲人任官。爲官擇人。開誠布公。選賢與能。天下不難治。革命黨何自而起。徐烈士之言。尙係一偏之論。故吾謂清室之亡。亡於僞立憲。有僞立憲。乃有眞革命。西太后造成此果。乃先時謝世不及見清室之墟。老嫗其猶爲有福歟。

第四十回 望龍髯瀛臺留恨 回鸞馭塵夢告終

却說大星隕落以後。都中人士喧傳紫微星下墜。定主不祥。過了數日。果下詔徵求名醫診視。帝病應徵醫士診脈出來。都說帝病已劇。不易療治。此番是其實光緒帝是因憂致疾。因疾成癆。看似每日起床。那龍體已逐漸疴瘠。秋風一起。病勢益增。咯血遺精。諸症雜沓。而來眼見是不可救藥了。可巧達賴喇嘛自庫倫至西寧。上表請入朝。他前時爲英兵所逼。逃入庫倫。經侍郎唐紹儀入藏。與英人改訂藏印條約。藏境少寧。達賴感念清德。遂乘便齎表。願覲天顏。西太后覽表後。非常歡喜。立准入覲。獨李蓮英諫阻道。皇帝與活佛。不便同居一城。請老佛爺收回成命。西太后驚問道。此說從何而來。李蓮英道。京中向有此說。若皇帝活佛同城。必有一人不利。蓮英此言似乎顧着光緒帝吾意以爲未然西太后冷笑道。皇帝也病得長久了。多日不死。難道活佛一到便死了不成。只教自己長命延壽管什麼皇帝蓮英知難再阻。嘿然而退。西太后便命達賴入朝。沿途令地方官優禮接待。嗣聞達賴將到京師。又飭親王大臣出城迎勞。各處供張。大約花費了數百萬金。京內人民因活佛到來。咸去瞻仰。至瞧見後也並沒有甚麼希罕。不過一個禿頭和尚。穿着一件黃袈裟。戴着一頂毘盧帽。手携錫杖。乘輿而至。見橐駝言馬腫背中國人心大都如此既入京。賜居雍和宮。

達賴所携貢品。恰也不少。卽轉托親王進呈。滿望西太后待以殊禮。誰知西太后接着成例。仍要達賴行磕頭禮。達賴不允。兩下裏爭辨多日。後來商定。達賴入朝。叩頭如舊。惟太后及皇帝。起立相答。並賜旁坐。於是擇日陞見。達賴上殿。勉強跪叩。光緒帝時已病劇。沒奈何。欠身離座。西太后恰和顏悅色。極表歡迎。既命達賴坐定。旁邊籐榻。便略略慰問數語。卽要達賴替祝長生。老而不死。有何益趣。達賴應命而出。旋蒙特旨。賜達賴爲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且因西太后生日將到。令他虔誠唸經。暫留宮內。京內漸起謠言。統說活佛留京。不是活佛。有礙定是帝座。遭災從前康熙朝。班禪入覲。出痘身亡。雍正朝。達賴來朝。世宗駕崩。到嘉慶朝。上皇賓天。正值班禪到京的時候。大家援古證今。好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想是李蓮英授意。明眼人本不甚相信。偏這謠言發生之後。恰有奇驗。這也是自古到今。無可索解的事情。達賴在宮誦經。光緒帝的病勢。正日重一日。到了十月初旬。西太后萬壽期近。宮廷內外。盛行慶祝禮。連都城街市。也裝飾一新。宮內設一特別戲場。演戲五天。王公以下。概賜聽戲。達賴亦蒙召與座。初十日黎明。文武百官。齊集薰風門外。恭候叩祝。光緒帝也倚着宮監兩肩。一步一歛。一呻。自南海千。

子。而。來。至。德。昌。門。門。已。微。啟。侍。班。官。窺。望。帝。蹤。遙。見。光。緒。帝。連。聲。喘。息。並。以。兩。足。起。落。作。勢。自。舒。筋。骨。爲。拜。跪。計。可憐迨。太。后。御。殿。光。緒。帝。正。思。進。去。忽。由。李。總。管。傳。出。懿。旨。略。謂。皇。帝。病。體。未。愈。免。率。百。官。行。禮。并。命。乘。輿。返。南。海。帝。奉。旨。不。禁。淚。落。隨。卽。上。輿。自。去。王。大。臣。等。相。率。進。謁。達。賴。亦。隨。班。祝。嘏。禮。畢。賜。達。賴。及。諸。王。公。宴。西。太。后。很。是。高。興。到。了。下。午。尙。親。遊。南。苑。泛。舟。湖。中。此。時。德。菱。母。女。早。乞。假。出。宮。帶過一筆只。后。妃。福。晉。等。人。隨。着。太。后。容。與。波。中。太。后。異。想。天。開。命。宮。監。取。了。古。裝。服。飾。選。着。幾。個。年。輕。命。婦。扮。做。龍。女。最。小。的。扮。做。善。男。童。子。自。己。扮。觀。音。大。士。着。李。蓮。英。扮。韋。馱。從。湖。中。拍。一。小。影。留。作。紀。念。不啻泡影日。暮。歸。來。遙。望。殘。霞。四。散。斜。日。半。昏。不。覺。嗟。歎。顧。着。后。妃。人。等。道。今。歲。壽。辰。猶。得。同。汝。等。一。遊。明。年。今。日。不。知。如。何。情。景。哩。瑾。妃。起。立。道。老。佛。爺。晚。福。正。隆。將。來。壽。享。期。頤。未。可。限。量。婢。子。輩。亦。得。叨。庇。無。窮。瑾妃不死西。太。后。微。笑。道。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年。已。七。旬。有。三。了。艱。難。險。阻。我。已。備。嘗。但。得。安。然。坐。逝。我。亦。瞑。目。了。汲汲顧景言。下。黯。然。返。宮。之。夕。卽。染。痢。疾。想是酒食過量所致翌。晨。起。來。稍。覺。精。神。困。頓。但。平。素。本。是。好。勝。且。自。恃。身。體。堅。強。恰。也。不。以。爲。意。仍。照。常。視。事。過。了。兩。三。天。痢。疾。如。故。召。醫。服。藥。並。未。

見效。老年人最忌瀉疾。本來鴉片亦可療瀉。偏西太后加倍服着。也是不靈。瀉了一星期。豐容廣額的老壽母也變作瘦骨柴立的老病婦了。一日晚間。不知聽了誰人的讒言。大加震怒。宮眷們不敢過問。只李蓮英默探消息。從旁解勸。恩眷未衰只他一人。西太后憤憤道。那不孝的兒子。聞我病痢。竟有喜色。這真是始終不變的逆腸。我雖病當不致先他死。他休癡想。蓮英聞旨。料知是說着光緒帝也覺。嘿然。次日西太后亦病倒了。光緒帝久不視朝。西太后亦難御殿。王大臣等未免憂心。達賴獨呈上佛像一尊。奏稱可鎮壓不祥。應速送至太后萬年吉地。以冀慈壽日增云云。西太后很是欣慰。爲這一喜病都減了數分。翌晨復出臨朝。召見大臣如常。命慶王奕劻速將佛像送往陵寢。敬謹安置。奕劻猶豫未決。西太后問他何故遲疑。奕劻直奏道。慈躬現值違和。皇上亦曾抱恙。如何是好。西太后道。這幾天內。我未必就會死。我現在已覺得好些了。無論怎樣。你照我的話辦理。就是奕劻不便再言。纔奉了佛像。卽日往普陀峪。到西太后壽宮前去了。又越日。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陛辭請訓。西太后召見於瀛臺。光緒帝亦抱病臨座。傅提學入內叩首。西太后諭道。你去視學。切戒學子浮囂。近來一般學生。好談革命。風氣大壞。

你須極力勸導。挽救頹風纔好。傳提學遵旨退出。傳去後。復召醫生四人入診。帝病。彼此悉心參酌。擬定一方。不料飲將下去。病且加重。西太后也於是日夜間。瀉了好幾次。越宿天明。王大臣等入朝。只見禁門裏面。添着兵衛。嚴查出入。伺察非常。大家不勝詫異。俄有數宮監出來。由王大臣等探問消息。據言出去淨髮。王大臣驚問道。宮中有甚麼事情。宮監悄語道。兩宮病甚。皇上更不得了。今日是罷朝哩。王大臣等將信將疑。姑入朝房靜候消息。未幾果傳旨輟朝。大衆商議道。倘有意外變故。那個敢擔重任。看來不如電達慶王。請他速即返京。好決大計。必需此老何爲議既定。立即擬定電碼。飭人發電。大衆始分道歸去。候至次日。幸沒有什麼耗聞。至午牌時候。慶王奕劻已經趕到。王大臣等接着。便與他談着宮中狀況。不知吉凶究竟。慶王道。待我入宮。自有消息。慶王進去約一小時。即由內監傳着懿旨。宣召醇王載灃。暨軍機大臣袁世凱。張之洞。鹿傳霖。世續等入見。載灃以下。奉命至寧壽宮。見西太后已出御寶座。慶王奕劻在側。大家跪請慈安。西太后朗聲道。我看皇帝的病已大漸了。現時只好照皇帝即位的上諭爲同治皇帝立嗣。我意中已是有人了。但想跟你們商量。看你們是否同意。慶王跪奏道。溥倫

年。齡。最。長。且。係。宣。宗。成。皇。帝。長。支。傳。下。理。應。嗣。立。西。太。后。只。是。搖。頭。慶。王。復。奏。道。其。次。莫。如。恭。王。溥。偉。恰是合理西。太。后。仍。搖。首。不。答。載。灃。亦。下。跪。道。慶。王。爺。的。奏。語。請。老。祖。宗。採。擇。西。太。后。道。你。不。記。得。你。丈。人。榮。祿。的。功。勞。麼。庚。子。一。役。虧。他。保。護。使。館。力。維。持。我。所。以。將。他。女。兒。與。你。指。婚。今。幸。生。了。二。子。長。子。溥。儀。應。入。爲。嗣。君。報。你。丈。人。一。生。的。忠。悃。載。灃。碰。頭。道。溥。儀。年。僅。四。齡。不。足。勝。任。懇。老。祖。宗。另。擇。親。賢。西。太。后。沈。着。臉。道。我。意。已。定。不。必。另。擇。專立幼主豈尙復。問。軍。機。大。臣。道。你。等。以。爲。是。否。袁。世。凱。等。唯。唯。遵。旨。西。太。后。復。諭。載。灃。道。溥。儀。年。幼。你。可。爲。監。國。攝。政。王。國。初。曾。有。攝。政。王。儀。制。不。妨。援。行。以攝政與以攝政亡載。灃。不。敢。固。辭。方。碰。頭。謝。恩。西。太。后。又。顧。慶。王。道。你。去。述。與。皇。上。知。道。慶。王。奉。命。去。訖。西。太。后。又。令。軍。機。大。臣。擬。旨。立。溥。儀。爲。大。阿。哥。醇。王。載。灃。監。國。當。日。頒。發。并。命。載。灃。送。溥。儀。夤。夜。入。宮。大。家。叩。頭。告。退。時。慶。王。已。至。瀛。臺。由。老。太。監。導。入。趨。近。御。榻。前。只。見。光。緒。帝。沈。沈。睡。着。面。目。黯。澹。無。光。呼。吸。之。間。只。覺。出。氣。多。進。氣。少。寢。側。也。沒。有。甚。麼。妃。嬪。連。皇。后。也。不。曾。侍。着。慶。王。瞧。這。情。形。也。不。禁。淒。然。垂。淚。看。官。聽。着。光。緒。帝。與。皇。后。本。是。不。甚。和。協。戊。戌。後。困。居。瀛。臺。皇。后。且。承。西。太。后。諄。囑。居。了。監。

察位置督責皇帝兩下裏益覺參商某日帝后爭論起來鬧動光緒帝性子揪着皇后髮髻竟要下手動蠻虧得宮監們從旁排解方纔罷休惟皇后的玉簪兒已墮地敲碎便是分此簪係乾隆朝遺物光采瑩瑩實是希世奇寶無端敲斷皇后懊悵異常竟奔至西太后前哭訴西太后教他移居別室免再淘氣自此帝后幾同離異就是光緒帝罹病皇后也不甚顧着況兼太后同時抱恙自然陪着太后要緊慶王越看越悲竟泣涕有聲不意光緒帝竟猛然驚醒睜起雙日向慶王瞧着慶王忙向前請安光緒帝氣喘吁吁道難得你來看我我病已不起了說了兩語喉中已是哽噎撲簌簌的流下淚來慶王勉強勸慰光緒帝喘住了氣又道年將四十後嗣尙虛意欲請太后另立嗣子仰承宗祧慶王纔述立溥儀事光緒帝道時事多艱何不擇立長君但太后有命不可違言下非慶王道已命醇王載灃爲攝政王光緒帝稍有喜色道這且很好惟他何常酸楚不進來一談半生手足恐要長別了慘語更慶王道他正奉召至慈寧宮想奏對後定當謁見皇上光緒帝道你快去與他談及我命在旦夕叫他進來我有話說慶王方應聲退出轉至慈寧宮正值載灃出來遂把光緒帝所囑略述一遍載灃忙趨至瀛臺途

中遇着御醫。卽問帝狀如何。御醫言帝鼻煽動。胃中隆起。皆非佳象。載灃不待說畢。踉跄自去。既入帝寢室。藥爐烟燼。御案塵封。侍奉左右。不過兩三個老太監。睹此情形。忍不住心中淒楚。名爲皇帝。不及庶民。迨揭帳。光緒帝正仰面臥着。形容已憔悴不堪。鼻煽唇開。眼光也是散淡。只圓睜睜的望着。見了載灃。便道。你來了麼。你子已選爲嗣皇。我死亦足。瞑目。惟我卽位三十餘年。受盡苦楚。你亦應有些知曉。我也自覺命苦。無所怨恨。所恨戊戌政變。有一人口是心非。壞我大事。你當國後。須念及你兄。被欺爲我。雪恨。我在泉下也感念你了。載灃應了幾個是字。光緒帝道。你知道那人麼。載灃復應聲稱是。光緒帝又道。嗣子溥儀。曾已入宮。否。載灃道。應卽去送入。光緒帝道。現在是什麼時候。載灃道。差不多要日暮哩。光緒帝道。太后病狀亦不知怎麼樣。皇后妃嬪也無暇顧。我總之爲兄。命薄。尙有何言。你年力正強。國家事賴你支持。所囑托的言語。幸勿忘懷。你有事去罷。看官。你道光緒帝的囑咐。爲着何事。便是。那年通報榮祿的袁世凱。他經西太后重用。擢任軍機大臣。至兩宮崩後。攝政王卽令他開缺回籍。無非遵着遺囑。不料日後。的清室江山。又喪掉。老袁手中。這恐是命數使然呢。袁之不能成功。被逼而死。想亦因冥中受譴耳。且說載灃

既退出瀛臺。又去奏報西太后。說是帝病甚劇。西太后即命去挈溥儀。自己帶領后妃等人。至瀛臺視帝一次。自覺身體欠安。匆匆退出。就在西苑暫住。后妃等亦隨駕出來。此時載灃夫婦也送溥儀至西苑。命向太后前行禮。溥儀亦依着他。娘肘下不肯上前。促他跪叩。反噉啣大哭。與光緒帝入宮時另一叙法但總是不祥之兆嗣經西太后賜與果餌等物。纔有些轉悲爲喜。載灃教他磕頭。乃匍匐叩首。繼復叩見后妃。皇后扶起溥儀。將他抱入懷中。正在撫弄。忽有宮監奔入報稱。皇帝不好了。皇后急將溥儀放下。與瑾妃等趨至瀛臺。一入寢宮。光緒帝已經賓天。目炯炯的挺着龍床上。不由的放聲大哭。瑾妃亦哭了一場。嗣由李蓮英進來。皇后令他返奏太后。太后聞皇帝駕崩。即召慶王奕劻等入內。恭擬遺詔。略稱朕躬氣血素弱。自去秋不豫。醫治罔效。陰陽俱虧。以致彌留。茲奉皇太后懿旨。以攝政王載灃子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等語。擬定後。呈上慈覽。西太后也不多言。隨命頒發。獨慶王奕劻跪奏道。嗣皇帝應繼何人。西太后道。這也何必絮問。自然是承繼穆宗了。奕劻復道。大行皇帝亦未有嗣子。例因由嗣皇帝兼祧。西太后嘿然不答。面上帶有怒容。奕劻又碰頭道。今日士大夫中難保不有第二個吳可讀。若再上書瀆

奏。那。時。如。何。對。付。老慶此舉總算對得住光緒帝西太后沈吟一回。方道。由。你。罷。你。去。照。此。擬。旨。便。是。

奕。劄。乃。復。令。軍。機。擬。旨。以。嗣。皇。帝。溥。儀。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這。道。懿。旨。擬。定。即。有。人。報。知。皇。后。皇。后。很。是。感。念。因。此。溥。儀。嗣。統。後。老。慶。權。勢。愈。隆。這。是。後。話。單。說。西。太。后。既。頒。了。各。諭。復。命。李。蓮。英。往。瀛。臺。準。備。吉。祥。轎。載。帝。尸。回。宮。自。己。方。入。寢。室。休。息。蓮。英。到。瀛。臺。後。天。色。漸。明。是。日。已。是。十。月。二。十。二。日。把。吉。祥。轎。扛。入。御。寢。載。好。帝。尸。出。西。苑。門。皇。后。被。髮。送。喪。瑾。妃。等。亦。隨。着。李。蓮。英。領。着。太。監。執。香。隨。後。淒。淒。切。切。的。入。西。華。門。直。至。乾。清。宮。日。色。迷。濛。差。不。多。是。已。牌。了。王。大。臣。等。統。去。哭。臨。禮。臣。趕。備。殮。具。正。擬。辦。理。殮。祭。儀。制。有。西。苑。侍。監。倉。皇。奔。至。口。稱。老。佛。爺。暈。去。了。比報光緒帝病危時尤。為。迫。切。皇。后。聽。着。魂。飛。天。外。慌。忙。趨。出。一。面。走。一。面。籠。挽。散。髮。皇后情形亦與昨日不同至。西。華。門。纔。乘。輿。赴。西。苑。瑾。妃。等。亦。相。率。隨。去。王。大。臣。都。出。投。西。苑。單。剩。了。一。個。帝。屍。委。臥。殿。中。李。蓮。英。亦。起。身。欲。行。轉。語。小。太。監。道。大。行。皇。帝。不。便。長。此。擺。着。應。先。殮。了。罷。蓮。英。去。訖。小。太。監。就。此。動。手。草。草。的。將。帝。屍。殮。好。納。入。梓。宮。滿。清。舊。例。皇。帝。卽。位。數。年。便。營。壽。域。獨。光。緒。帝。的。吉。壤。並。未。提。起。後。來。急。不。暇。擇。便。把。西。陵。附。近。的。絕。龍。峪。作。為。陵。寢。絕。龍。名。

目不佳擬改名九龍。又因清自世祖至光緒帝歷世凡九幾疑終數。又復改稱金龍。其實國家興亡半由天命。半由人事。徒然改易名稱。有何益處。扼要話休叙煩。且表西太后於二十二日卯刻。本已起床。早餐後。雖覺得頭暈目眩。總還支撐得定。召見軍機王大臣。談論新帝登基的儀典。及慶祝尊號的禮制。並籌備監國授職禮。約商權了兩小時。纔諭軍機暫退。自返寢室休息。不料一陣昏暈。竟致仆地。慌得宮監攙扶不迭。忙向地上扛着慈體。移到床上。或捶摩。或呼叫。碌亂了好幾刻。方見西太后酥醒轉來。隨命宮監速召光緒皇后與攝政王載灃。及軍機王大臣等齊集。皇后踉蹌先至。載灃等亦即趨到。西太后即語載灃道。所擬定的尊號。已下諭否。載灃奏稱尊太后爲太皇太后。兼祧母后爲皇太后。已有明諭頒發。西太后道。我頭暈得很險些。兒幾致中風。現雖醒轉身子。很是不寧。脫有不諱。一切國政。統應交你理值。或遇事體重大。可稟詢皇后。你亦可去擬諭。纔是光緒后從旁插口道。老祖宗須自保重。千萬不要說到要字。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西太后道。我與你前爲姑姪。今爲姑婦也。極望管你數年。可奈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人間無不死的人。金丹我欲生存。天偏不允。你不看見寢門左右。已有人

嘆我麼性命帶鬼氣說着把首搖了數搖又暈厥過去皇后等連忙呼着不聞答應那時西太后的神魂已出離軀殼似乎隨着一個古裝侍女趨出西苑苑門以外別有一天約行了里許卽見有娜嬛福地彷彿是曾經到過既而步入仙闕由侍女入內通報戶闢簾開有數仙姝出來相迓各吐着清聲道國母來了塵世間的趣味如何西太后望將過去多是面善得很便答道好幾年不見了諸位統想安好有兩個麗姝嗤然道我輩是靜處幽鄉不及你塵寰享福什麼西苑什麼南海什麼萬牲園什麼頤和園由你隨處游覽醉生夢死的五六十年你的威風也算使盡了你的榮華也好享足了我輩慚愧得多哩西太后道那裏說來我的安樂雖是不少我的患難恰也很多麗姝復笑道區區患難值得甚麼你是應着滿清的數要你去幹一下子好教覆清興漢現在清室已存亡了你的功恰也不小說至此舉起纖手拍西太后胸前道你難道還塵夢未一聲只聽得衆聲嘈雜道好了好了恐怕啟目外視方知此身尚在意夢境如在目前以夢起仍以夢結自知病必不起遂命軍機不一時擬定上呈西太后尙親自過目并諭以某處應

不覺痰壅氣喘。又閉目靜養。了一歇。衆人還道。他從此臨見。突動載灃在旁。便諗道。我臨朝三次。實是出於不得已。以政有違。祖制尤不得令。太監擅權。明末覆轍。可爲殷鑑。西太后至此纔覺悔悟了。語。胃。復。曠。未。幾。鼻。息。沈。寂。面。色。轉。變。一。代。威。靈。煊。赫。的。老。太。后。竟。爾。西。歸。大。衆。照。例。哭。臨。皇。后。攝。政。王。尤。覺。悲。切。宮。監。中。只。有。李。蓮。英。格。外。淒。慘。是。晚。小。殮。也。由。西。苑。移。入。禁。中。當。卽。頒。發。西。太。后。遺。詔。道。

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册命。備位宮闈。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統。適當寇亂未平。討伐方殷之際。時則髮捻交訌。回苗倣擾。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予與孝貞顯皇后同心撫視。夙夜憂勞。秉承文宗顯皇帝遺謨。策勵內外臣工。暨各路統兵大臣。指授機宜。勤求治理。任賢納諫。救災卹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難。轉危爲安。及穆宗毅皇帝卽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統。時事愈艱。民生愈困。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不得不再行訓政。前年宣布預備立憲詔書。本年頒示預備立憲年限。萬幾待理。心力俱殫。幸予氣體素強。尙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來。時有不適。政務殷繁。無從

靜攝眠食失宜。遷延日久。精力漸憊。猶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復遭大行皇帝之喪。悲從中來。不能自克。以致病勢增劇。遂致彌留。回念五十年來。憂患迭經。兢業之心。無時或釋。今舉行新政。漸有端倪。嗣皇帝方在沖齡。正資啟迪。攝政王及內外諸臣。尙其協心翊贊。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國事爲重。尤宜勉節哀思。孜孜典學。他日。光。大。前。謨。有。厚。望。焉。喪。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越日。嗣皇帝溥儀卽位。以明年爲宣統元年。溥儀登極時。又是哭泣不休。王大臣稱他孝思都人士已識不祥。尋復上光緒帝廟號。叫作德宗。上太皇太后尊諡。叫作孝欽。光緒皇后的徽號。叫作隆裕皇太后。監國攝政王禮節亦一一制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又另是一番氣象了。在下單述西太后事。便好就此收場。只宣統卽位以後。僅僅三年。武昌革命。全國響應。好一座錦繡江山。完全退讓。後人還記念西太后。說他老人家如尙在世。定不至這麼迅速。那裏曉得禍因惡果。已自西太后造成。葉赫亡清的讖語。偏偏應着這個道理。煞是難解。據心理學講來。乃是暗示的作用。小子也不敢妄斷。只好湊成兩首歪詩。作爲西太后演義的尾聲。詩曰。

碑文未必盡荒唐。唐母后亡時清亦亡六十年來成一警空憑遺感話滄桑。
已覆前車戒後車。婦人預政禍非虛。寫殘禿筆留殷鑑。敢附稗官作郢書。
兩宮之崩僅隔一日。世人多疑詞著書人。就事論事未嘗以無稽之言。屢入簡端。名
曰小說。實同信史。是回前半叙帝崩事。多慘痛語。後半叙太后崩事。多譏諷語。借賓
定主。徹始貫終。至若夢景迷離一段。並非無端附會。實是回顧首編。揭明作書之宗
旨。西太后如是。非西太后亦何在。不作如是觀也。富貴如浮雲。繁華等泡影。我敢援
筆以紀其後。曰。是可作歷世小說。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及醒世小說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版

繪圖 西太后演義 全書 四册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外埠加郵費

版權

編著者 古越東颿
校閱者 琴石山人
印刷者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
北三河南路
漢口平
漢北
廣州
永漢北
交通路
琉璃廠

會文堂新記書局
會文堂新記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790B

120秒交

WV